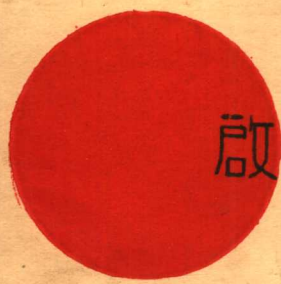


世界戲劇名著

# 沉鐘

霍甫特門著  
謝炳文譯



啟明書局印行



實價	二	角
平郵	二	分半
掛號	另加	八分

# 沉 鐘

Die versunkene clock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二	元
原	著	者	G. Hauptmann
譯	述	者	謝 炳 文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253



Edward Hanson  
1922

## 前 言



錢公俠  
謝炳文

今年該是話劇年了吧。

好些人都是這麼說，想來也並不是憑空武斷的。從去年年底以來，話劇運動開始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戲劇工作新的集團一天多似一天，尤其因為賽金花、雷雨等，搬上了上海著名的幾家大戲院的舞臺，於是這一運動在市民羣衆中也得到了熱烈的反響。

無疑的，話劇運動在今年還要更廣泛的發展下去。這是有着客觀的社會底因素的。第一，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深刻化，國防文學運動必需利用戲劇這一武器來發揮宣傳，鼓動，與組織的作用，而取得最直接的效果；第二，話劇的重要性，已經不僅爲少數愛好文藝者所理解，現在連官廳與教育機關也在設法利用戲劇了；第三，近年劇作家的努力，有了很大收獲作品的水準也相當提高了，當然這是跟國產電影的發展，有着密切聯繫的。

啓明書局爲着適應社會的需要，在這一戲劇運動中也想來湊湊熱鬧，於是乎就決定刊印一

套世界戲劇名著，並且委託我們主編。發刊的動機，原是很簡單的。

現在，我們已經印就的，有高爾基的深淵、戈果理的巡按、霍普特曼的沉鐘、易卜生的挪拉、羅曼羅蘭的愛與死之角逐、奧斯托拉斯基的雷雨、奧尼爾的月明之夜、斯特林堡的父親、蕭伯納的人與超人、高爾斯華綏的爭鬪、王爾德的沙樂美及少奶奶的扇子。以後還打算絡續增加，因此，現在不能確定多少種數。

我們相信這些劇本，都是世界早有定評的最優秀的巨著。其中有些已經有過中譯本，有的是沒有過的。但我們一律都加以細心的校閱，譯者也都是竭盡了心力幹的。這兩點我們覺得可以聊爲自慰。祇是在印刷與裝釘方面，我們感到很大的缺憾；然而這是爲着經濟的限制，而且爲求普及化與大衆化，暫時也還無可奈何的。

最後，對於這一集叢書的發刊，我們不想有什麼奢望，但願它在目前的戲劇運動中，能够作爲一種他山之石，供給戲劇工作者當作小小的參考，那就心滿意足了。

## 小引

軋爾哈特·霍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是德國現代的偉大戲曲家。他生於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目下也還健在。他的故鄉在德國東南隅 Obersartzbrunn 的 Silesian 村，原是個溫泉勝地。他的祖父愛命弗烈德 (Ehrenfried) 曾經當過織工。他的父親勞勃脫 (Robert) 雖不會受過教育，為人卻很能幹，因為開了一家有名的大旅館，弄到不少的錢。軋爾哈特初入勃勒司拉 (Breslau) 地方的中等學校，因讀書沒有心得，加以他父親營業失利，就此退學了。

但軋爾哈特自幼就想做一個雕刻家，一八八〇年，由着他哥哥卡爾的教導，便進了勃勒司拉的皇家美術高等學校。然而他的性情非常放浪，入學僅祇三星期，卻又因不受管束而遭停課的處罰。翌年，他跟着哥哥卡爾同進約納大學 (University of Jena) 受倭伊鏗與赫格爾之教。但是大學生活又使他覺得不耐煩，勉強過了一年，他就跑到漢堡作客，從那裏使出發遠遊，曾遍歷南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終至羅馬。一八八四年復遊羅馬，打算在那裏精研雕刻，不幸忽患腸炎，遂返祖國，但是他仍然研究雕刻，此時已有使雕刻與詩綜合，表現於演劇的理想。

他廿七歲那一年，發表了他的處女作五幕社會劇日出之前，上演於柏林萊森劇場，是為德國現代劇的第一聲。日出之前誕生後，他不斷的創作，把自然主義派的主見應用在戲劇上，直到他的名作織工出來，自然主義的戲劇就得了大成功。原來德國當時受着法國自然主義作家的影響，正在掀起一個新的運動，這運動就是自然主義運動，它的首領即鼎鼎大名的何爾茲 (Arno Holz)。霍普特曼在這新運動初起時，便立刻加入，最後認識了何爾茲，益發將全神貫注在自然主義方面了。

織工排演之後，霍普特曼又寫成一篇喜劇獼絨褂，還又一篇象徵劇海倫升天，雖然在技術上仍舊完全是自然主義的筆法，然而思想上卻頗帶些理想了。海倫升天也可說是沉鐘的先驅，是霍普特曼從自然主義轉移到新浪漫主義時代的過渡產物。

海倫升天發表後的第三年，那膾炙人口的沉鐘（Die Versunkene Glocke）便脫稿了。

沉鐘完全是理想的題材，採自古代神仙故事，而經霍普特曼加以竄改。這部劇本全體是無韻詩，描寫的很美麗。劇中情節雖然怪誕不經的，但劇中人物都非常逼真，沒有舊浪漫派戲劇的假裝的英雄氣概。自然主義的技術工夫，隨處可以在劇中看出來。總而言之，沉鐘是經過自然主義洗禮的浪漫劇或童話劇和先前的浪漫劇顯然不同了。

至於沉鐘的根本意義，批評家各有不同的解答。有的說，這是被挾在兩個女性之間的男性的悲劇。有的說，這便是作者本身的悲劇。更有的說，此劇思想與尼采的超人思想有關，它主張反抗基督教的庸俗，借太陽當作新理想與宗教。不過仔細讀來，沉鐘的根本意義總不外乎是現實與理想的衝突。劇中主人翁鑄鐘師海因里希分明是尼采式的超人，他努力要戰勝現實，尋求他最高的理想，即使終於失敗，也是不顧的。總之，海因里希可喻為懷抱創造新藝術的人，亦可喻為一切懷抱高尚理想的人。無論題材怎樣荒誕，他的悲哀，凡是現代人，沒有一個不感受着的。

關於沉鐘的詳細介紹及批評，讀者除了細讀譯文之外，可參閱茅盾先生的德國戲曲家霍普特曼（見世界版六個歐洲文學家）及謝六逸先生的霍普特曼的沉鐘（見世界版水沫集）一定可以幫助我們獲得更透澈的理解。

最後，提到我的譯文，是根據 L. Lewison 的英譯本，並參照阿部六郎的日譯本而譯成的，這裏謹向兩位原譯者表示謝忱。

謝炳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末記



# 第一幕

(被風吹拂着的樅林所包圍的山中一片草地。左手後邊，一間小小的木屋，籠罩在懸崖之下，一半被遮隱着。)

右手前邊，靠近森林那兒，有一口古老的轆轤井，羅登德蘭正坐在高高的井緣上。)

羅登德蘭 (年齡在少女與處女之間，是個妖精。一壁趕着那惱人的搗蛋的蜜蜂，一壁在梳她那濃密的金黃髮。) 你這金色的嗡嗡蟲，你從哪兒飛來？你這吸糖釀蜜的小鬼！——你這太陽的小鳥，別和我打擾你滾吧！離開我！我要用祖母祕藏的金櫛，趕快梳好我的頭髮，不然她回來就要叱罰！——你去吧，多討厭呀！咳！你幹嗎要那樣？難道我是花卉，我的嘴是花朵嗎？飛到森林的草地去，小蜂兒飛過那小溪吧！哪兒？紅花，紫羅蘭，櫻草正在盛開，你可以鑽進那裏，直飲到沈醉！——說真話，飛到你好容易找到的地方去吧！趕快歸去！歸到你的窩窩裏去！

你不是個令人歡迎的傢伙。森林中的老祖母恨煞你，因為你供給塗在寺院裏的祭燭上的蠟。你懂得嗎？——有沒有那樣的辦法呢？喂，祖母屋頂上的老烟窗，請你吹出一縷烟來，請把這討厭的傢伙趕開！——好，呼啦，呼啦，來，呼啦，呼啦！先生跑啦，跑啦！走呀，走呀（蜜蜂逃了）啊，終究去了！——（羅登德蘭暫時安心梳髮，一會兒又俯身向着井外呼喚）喂，尼格爾曼！你沒有聽到。我且唱我的歌吧！——

我身不知來自何處？  
我身不知歸向何方？  
我是林中的小鳥，  
抑是山中的女妖，  
開滿林間的香花，  
他的來踪從那兒，  
沒有誰可能分曉。  
但有時我想念我那未知的爺娘，  
忍不住，  
胸中好似火燒。  
一切雖是莫奈何，

可是還能散散悶兒，

爲的我是個金髮綺麗的林間美女郎。

(同時仍向井底招呼着)

喂喂！尼格爾曼，老人家請上來啦！祖母採松子去了。我可真寂寞呵！請你跟我談談吧，嚶，請求你啦！我得酬謝您！今天晚上，像黃鼠狼那樣，悄悄地溜到人家的雞埘裏，偷隻黑雄雞送給你——來呀，請吧，尼格爾曼！不吉的水聲響了，銀色的水球在上騰。要是這老頭子現在就跑出來，那末我的黑水鏡馬上會被打得粉碎，在這鏡裏面我正和我自己笑逐顏開。跟她自己的水影互戲着。嘿，你好可愛的水裏的姑娘！你尊姓大名？嚶，什麼？——是羅登德蘭嗎？可不是要說女郎之中最美麗的人兒嗎？是的是這樣說的吧？——我……我是羅登德蘭呀！你在講些什麼？你不是指着你那小小的酥胸在說話嗎？啊，請你瞧啦！我不是完全和法萊雅（Eryja）（註法萊雅爲 Scandinavia 牛島居民所崇拜之女神）一樣美麗？我底頭髮豈非純粹由陽光造成，閃爍紅光全像一塊黃金，而且輝映在底下的水中心，請揭開你那

金髮的網，好像捕魚似地接住這石塊。（投下一塊石頭，把水影打散。）它擴展在深的水底，哎呀！那末，你這笨傢伙趕快吧！咳，你的命運就跟你水泡一同消滅了嗎？——如今我又是原來那麼孤單了——可不是，尼格爾曼！我解解悶吧。嗨，你就來啦。（尼格爾曼從井中現出上半身）哈哈，哈哈，你可不是個很漂亮的美男子，每次見到你，狠狠地看着你，你祇要叫一聲，就得起縲皮。

尼格爾曼（水神，頭髮上帶着蘆葦，鼻子裏滴着水氣，好像海豹似地在長喘。眼睛睜來，映去，直到馴服了陽光。）卜勒克克庫斯。（註「卜勒克克庫斯」乃妖怪的叫聲，這裏做用了希臘喜劇家亞里斯多芬所著「蛙」一劇中蛙的鳴聲。）

羅登德蘭（摹做着）卜勒克克庫斯對啦！有些春的氣息了，這在你以爲不可思議嗎？其實連那壁窩裏最隱藏的壁虎也知道，就是蝨，蝨，就是水獺，田鼠，蒼蠅與草莖，空中的鷹隼，金花菜裏的狡兔，誰個豈有不知道的！怎麼祇有你還是一些兒摸不着頭腦。

尼格爾曼 (憤怒得吹起水泡來) 卜勒克克庫  
斯!

羅登德蘭 你睡着了嗎? 難道耳也不聞, 目也不見了  
嗎?

尼格爾曼 卜勒克克庫斯! 別那麼咬嘴嚼舌啦, 看  
人再來講話吧! 你這青猴子, 吵鬧精! 蛋黃臭的沒  
出殼的雞雛! 你這草鶯的卵殼! 好吧, 庫厄克! 好生聽  
着庫拉克斯! 庫拉克斯! 庫厄克! 庫厄克! 庫厄  
克!!

羅登德蘭 您老叔假如要勃然大怒, 那我就來跳個  
拿手的環舞! 良好的伴侶並不是不夠, 爲的我是這  
樣地美麗可愛而且年輕。(歡呼) 啊! 哨! 哈哈! 可愛  
而且年輕!

森林之魔 (還沒有露面) 呵呵! 哈哈!

羅登德蘭 過來吧! 小爹爹, 跟我一同來跳舞!

森林之魔 (一個山羊腿, 山羊鬚, 而且長着角的森  
林精, 山草地上跳着滑稽的舞, 跳躍過來了。) 雖則  
我不會舞, 倒能跳一跳, 最敏捷的野山羊怕也趕不  
上。要是您不喜歡那個(諂媚的地) 我還知道別

的一些跳法兒好, 跟我一起往林中去吧, 我的愛喲!  
那兒有古老的空心的柳樹, 它永不知道雞的啼鳴,  
水的流聲。這兒我給你彫一枝神秘的小笛, 吹着它  
大家都可以按拍而舞蹈。

羅登德蘭 (躲避森林之魔) 我——跟你(一面  
嘲笑) 着) 山羊腿先生! 毛毛腿先生! 還是找您心投  
意合的苦女去吧! 我是多麼地清潔而且窈窕呵! 帶  
着你的山羊臭快滾吧, 滾到你那真正漂亮的戀人  
那裏去, 每天給你生一個兒子, 星期日多生三個, 一  
禮拜合成九個, 九個醜陋不堪的髒小子。哈哈, 哈哈!  
(傲慢地笑着退入小屋裏去。)

尼格爾曼 卜勒克克庫斯! 好個黃蜂婆! 畜生! 火燒  
雷打的!

森林之魔 (原想追逐這少女, 但現在站着不動)  
總得抓住你給你一個相當的厲害瞧。(取出一枝  
短煙筒, 在蹄上擦亮了洋火, 點起煙筒。——休息。)

尼格爾曼 那你家裏怎麼樣?  
森林之魔 總是那個樣兒咯! 這裏山腳下比較溫暖  
一點, 許是你們佔的便宜。可是我們上邊呢, 整天兒

長風呼嘯，煙煤橫掃。洶湧的雲兒不絕地在山脊上爬行，像濡濕的海綿似地，從它的肚子裏放出許多水分。這真個是豬圈裏的生活呀！

尼格爾曼 此外還有旁的新聞嗎？

森林之魔 昨天我吃了時新貨，野蕒芭燒的羹。今天上午剛離家走了一刻兒，跑過一叢芸香草，就進到一所大森林。好些傢伙正在那兒掘土挖石。可惡的廢料呵！他們一旦造起了教堂，那真是雞犬無寧日哩。尤其可惡的是無緣無故地撞起鐘聲來呀！

尼格爾曼 他們甚至將葛縷子和麵包拌雜在一起呢。

森林之魔 可是我們哭也沒用，叫也沒用，我們祇有忍耐。在那斷崖邊，他們的一座新建築已經出現，尖尖的窗戶，有石柱的鐘塔，十字架正不偏不倚地插在頂巔——要不是我來得快，如今那野蠻的鐘兒早被他們掛在高空，發出討厭的吼聲，同大爺們搗蛋來了！然而現在，那畜牲已經沉沒在湖底裏——真是椿不堪設想的，痛快的，苦惱的玩意兒呀！我站在高山的草中，憑倚着松樹的殘根，眺望那座小小

教寺，嘴裏嚼的是酸模莖，一邊看，一邊嚼，心裏滿是思慮。那時候，怪啦怪啦，在我眼前的一塊石頭旁，一隻血紅的蝴蝶緊貼地停住着。只見牠快生生地振動羽翼，好似正在啜吸那蔚藍的苔花。一經招呼，牠就搖搖擺擺地飛到咱的手上來了。我一看便認識牠是個小妖精。牠說長道短，總不外乎青蛙呀在池塘裏下了子囉，以及其他的什麼諸如此類的事。情囉，我現在已經記不了這許多。說到結果，那小妖精便抽抽咽咽地啜泣起來——經我一番安慰後，牠又開始嘮嘮叨叨了，這些話可值得聽一聽。什麼『哼唷』、『吡唷』，還加上辟拍的鞭撻聲，那些傢伙從山谷裏運上了一個什麼東西，是一個倒覆的鐵製的牛油桶吧？或者跟這相彷彿的一個東西。苔男苔女見了它，個個都害怕得發抖。聽說那班傢伙還要把這個玩意兒——不消說——高高地吊在那教堂的鐘塔上，天天用鐘杵去撞響它，把一切士神之族的良民，彷彿全要處之死地啦。我說道：嘿，嘿，許是這樣。一會兒，小妖精便翩翩地飛起了地面。至於我呢，一閃兒就躲入山羊之羣中，肚子正餓得

空空如也，想起來了，享受它一下吧！——把三個飽滿的乳房，喀喇喀喇地都給我吸乾了，叫無論怎麼拿手的女僕一滴兒再也擠不出來啦！於是我站到一堆紅的木筏上面，來了，來了，人足馬蹄鬧紛紛。糟糕，我想了想：逃掉也不是辦法。於是借重籬笆和石塊做我的掩蔽，跟着他們走，八匹瘦馬繫在麻繩之下，喘息得可怕，牠們拖不動那怪物呀，牠們波動着脇腹，顫抖着膝節，彷彿爲期待新的氣力而在歇息。我打量那輛有氣無力的木板車，也是危危乎支不住那沉重的鐘兒了——那當兒車子剛走到斷崖的鼻子尖上——咱使盡一切力量，不惜給他們幫忙，於是扭住車輪，把輪輻折斷，鐘兒就滾呀滾地滑將下去，再加上一推一衝，那擡什子的鐘就顛顛倒倒地翻進了山谷底下。瞧那翻顛的模樣兒，跳呀躑呀，跳出那麼清脆的聲音來哪，滾下一岩又一岩，這鐵球兒叫着，鳴着，響着，響着，回聲兒，到得谷底，浪花飛濺，潮水前來奉迎了。而今它可以永遠躺下來，在這個再好沒有的休養所。

當森林之魔講着故事的時候，天已經開始

黑下來了。講到末尾，幾次聽到從林間傳來的微弱的呼救聲。

這時海因里希登場。他帶着病而且顯得很疲乏，辛苦地爬向木屋來。剎那間，森林之魔就隱入林中，尼格爾曼也跳進井裏去了。

海因里希（三十歲，一個鑄鐘師，帶着蒼白而充滿

憂愁的臉色。）對不起，求求你，請打開門來，迷了路啦，救命呀！給人推倒了，救救我，救救我，噲噲！我

——已經——不中用了。（距木屋不遠的地方，他昏厥了，倒在草中，山上罩着一片殷紅的雲。太陽已西沉。林中草地上吹拂着寒峭的晚風。）

老嫗（老嫗魏迪亨背着一個竹筐子，由森林中顛跛而來，披了一頭白髮，她的容顏與其說像婦女，不如說像個男子，甚至嘴邊還長着柔毛似的鬚髭。）羅登德蘭，跑出來幫助一下，幫助一下吧，實在太笨重了。羅登德蘭，快跑來哪！我已經喘不過氣來，姑娘，你往哪兒去了？（喚着一隻在頭上飛過的蝙蝠）喂，蝙蝠老，聽我說，你的腸胃大概已經塞飽了吧？喂，飛過去，飛到那破窗裏去瞧一瞧，看那姑娘是否

在家裏。告訴她趕快跑來，今天還得落一場大雨哩。（向天空一望，只見電光微閃，不覺驚惶。）哎呀！太不成樣子哩！山羊也鬧得這樣厲害，別把你們的紅鬍子刷得太光亮啦！喂，羅登德蘭！招呼那竄過路上的栗鼠！栗鼠小醜！送你一個胡桃吃吧！還是你的腿子靈活些，你是好跳的，一跳就跳進那小屋裏去，替我當個差使，喚一聲羅登德蘭，叫她趕快跑來（她的腳碰着了海因里希）什麼啊？一個人——躺在這兒的是誰呀？啐！快說出來，究竟哪個把你送到這兒來的？這小子——大概發着中風死了吧？怎麼完全死了嗎？——羅登德蘭——發了中風吧！他們難道還不够叫我難受？那些臭吏和老闆，卻也還不知足哩，他們全像瘋狗一樣地追逼着我。哎呀，原來我這裏找到了一個屍骸，可是別給他們知道才好，不然，他們就會燒掉我的房子。這小子——你真個聾了嗎？——（羅登德蘭帶着疑問的眼光從小屋子裏走出來。）啊，你終究來了——瞧瞧這個吧！是個客人呢——怎麼樣的一個客人呀？他老是不動聲色——快拿一捆乾草來，給他鋪一張

草牀吧。

羅登德蘭 扛到屋子裏去嗎？

老嫗 怎麼，怎麼把這小子弄到房間去那裏成呢。

（跑進屋內，羅登德蘭跟着進去，一會兒帶了一束乾草出現。當她在海因里希身傍蹲下時，男的就睜開眼睛。）

海因里希 噯噯這是哪兒姑娘喲！

羅登德蘭 可不是在山上嗎？

海因里希 在山上當真的嗎？可是我怎麼來到這兒的呢？怎麼來到這兒？

羅登德蘭 關於這個，陌生客人喲，我卻不能告訴你。不過已往的事情你可以不必去掛慮。喏——這兒是乾草和苔草——請你枕上腦袋兒，好生地休息一下，休息是比任何更重要呵。

海因里希 對啦，休息比什麼都重要的確那樣。可是我離休息還遠着哩，還遠着哩（不安地）終究我得知：我這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呀？

羅登德蘭 是的，我也很想知道呢！

海因里希 我……怎麼……我總覺得萬事都在做

——夢那樣。真的，我現在也還在做夢哩。

羅登德蘭 這裏有着牛奶呢。你既然那樣地很乏力，一定要喝一些才好。

海因里希（急切地）好，好，喝——我想喝。請你給我喝吧。

（羅登德蘭捧着杯子給他喝。）

羅登德蘭（在海因里希喝牛奶時）你好像不慣山上的生活那樣，或許是在谷中生長的吧？你又像那最近攀援失足的一個獵師，那人兒爲着追趕一匹快腿子的野獸，不幸失了足，便掉在我們這山上摔死了。但無論如何你是別的一類人，你並不跟那個男子完全相同。

海因里希（飲了牛奶之後，他便目不轉睛地以極大的驚愕凝視着羅登德蘭。）說吧！再往下說哪！你的牛奶真是劑起死回生的秘藥。你說的話更其是——（仍然疲乏而且辛苦得很。）不同的一類嗎，比較好一類的男子。可是這樣的男子尙且要失呢。你再往下說哪！

羅登德蘭 我講話有什麼用呀！還不如那樣好：從井

裏打上一些清新的水來，將這些塵灰和血汗洗一洗掉……

海因里希（哀求那樣地）在這兒吧，噲，噲，別走！

（羅登德蘭的肘被海因里希拴住，於是她躊躇地站下來。）

海因里希（繼續說道）再用你那謎似的眼注視着我吧！因爲在你的眼中，世界全成了新生，它帶着山川，空氣和浮雲……安排得這麼愉快，世界又把

我勾引。請你在這兒，姑娘！請你在這兒吧！羅登德蘭（不自在地）願如你所期望的那樣都能成就，可是……

海因里希（更其熱烈，更其哀懇地）請在我的身邊請留在這兒別走吧！你還不了解……做夢也想不到，你對於我是有怎樣的吸力呀！啊啊，請別叫醒我！聽我說，好嗎？我掉了下來……可不是，還有你再說啦……你的聲音多清脆呀，簡直像神賦的天籟。我祇想聽你講的話，怎麼你不說話了？怎麼你不歌唱了？——我掉了下來啦，我早就這麼說過。可是我

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不知是這腳踏着的小徑崩

壞了？還是因為我跑得快，有意無意地失足的呢？總之，我是掉下來了，塵石草也跟着我落到谷底去了。（更其熱切地）我攀住了一株櫻樹啦！——你得知，是一株山上的野櫻，它由岩石的裂縫中伸出它的小幹兒，小幹兒已經折斷了，可是它那開着花的嫩枝還握在我右手，薔薇色的花瓣颼颼地飛散開去，我也飛啦——飛到一個無底的深處——於是我死去了。現在我是死了的，真的，你就這樣稱呼我好了。你稱呼吧，誰也不會把我當作清醒的人啦。

**羅登德蘭**（下意識地）那裏的話，你還是活着的！  
**海因里希** 現在懂得了，懂得了。我以前可不解，所謂生即是死，死也即是生這句話。——（仍舊無力地）我掉下了，活了，掉下了。鐘也掉了。我們倆一道，我和那鐘兒。我在先，它在後吧？或者它在先，我在後吧？可是誰也不想知道這一點，亦未必有誰能說明這點。即使有誰能夠說明，那對於我反正都是一樣的。那是從前活着時的故事——現在我卻是死了。（柔弱地）你留在這兒吧！我的手……還是像牛奶

一樣地潔白，我的手同時卻又像鉛一樣地沉重。舉起來是多麼地費勁呵。可是你那柔軟的頭髮，假如給我的手撫摩一下，那就完全如同『辟特司達』的潮沖一般……你是多麼地芬芳啊！你留在這兒吧，我的手是虔敬的，而你則是聖潔的，我會經見過你，不知在哪兒似乎見過你。我情願捨棄身子而為你奮鬥，為着獲得你……不管時日多悠久，把你的聲音收進鐘的金屬物，和太陽祭祀日的黃金相結合，造成這一口偉大的鐘來。可是這個工程我往往終歸於失敗；我不禁流着血淚來哭泣呵。

**羅登德蘭** 哭泣怎麼樣地？我不懂你講的事情，為什麼事流淚的呢？

**海因里希**（竭力地想爬起來）扶起我一點！可愛的人兒（她扶住他）靠攏得這麼近好嗎？——用你那多可愛的腕，把我從硬地面上解脫起來吧！許久許久將我縛在這硬地面上，正如完全釘在十字架上一個樣！解脫我吧的，確，你是能夠辦的，這兒在我的額前……用你那柔和的手按摩它！把我的冠冕，把繫在這額上的荆棘除掉吧！只有愛情呵！愛情！



(以半躺的姿勢坐起來，吃力地) 這樣，我感謝你。這裏風景美。異樣的金風正在呼嘯，樅樹的神秘的手，謎似地正在搖晃，而且虔敬地叩着頭——這樅樹的樹梢。奇徵啊是的，奇徵吹過森林來了。它嚶嚶地低鳴着，囁囁着。它淅瀝淅瀝地發出悽惻的聲音，祇是一片木葉呀在林中幽草間歌鳴。看喲，它披着那曳動着的霧幕，挺着一個白白的身子跑來了——伸出手來，用白的手指，警告我——現在追近了——觸着我的……耳……舌……眼睛——啊，它卻又跑掉了——祇有你是在這兒。你是奇徵！奇徵，跟我接吻吧！(漸漸地失去了氣力)

羅登德蘭 你講的話真是怪，教人聽了莫名其妙！(迅速地決定離開他) 還是這麼躺着睡一睡吧！

海因里希 奇徵呵！跟我接吻吧！

羅登德蘭 (躊躇地站下來，凝視着他。夜色更濃了。忽然她不安地急促地呼喚起來。) 祖母！

老嫗 (沒有露面，從小屋子裏喊道。) 姑娘！

羅登德蘭 請你快跑出來呀！

老嫗 你該來這裏給我燒火呢。

羅登德蘭 祖母！

老嫗 (先前那樣) 聽到了沒有？趕快跑來啦，這是喂羊和擠奶的時候了。

羅登德蘭 祖母救救這個人吧！他死了哩，祖母！

老嫗 (在小屋子門口出現，左手拿着牛奶壺，引呼貓兒。) 貓兒，貓兒，來——(指着海因里希，漠然地說) 這裏沒有長過一根藥草，這人兒終究難免一死了，唉，完了，讓他去吧，有什麼辦法，除了那樣有什麼辦法來呀，貓兒來呀，這兒有你吃的奶。怎麼，貓兒往哪裏去了啊？快點，快點，木侏儒哥兒，嚶呀呀，我給你們一壺一壺的牛奶，快點，快點，木侏儒姊，這兒已經預備了一大堆燒好的麵包，儘够你們喝，儘够你們嚼，滿堂的華賓一齊相伴着。(大約有十個小小的滑稽的男女木侏儒從林中急忙奔來，搶到一個小碟子旁邊。) 嗨，你們靜靜地用啦，咬一口，呷一口，大家吃一口，怎麼囫圇吞棗，你們這些小鬼頭，現在都給你們吃飽了，今天就祇有這點點啦，你們啊，你們啊！你們已經吃够了，那末一齊滾開吧！

(男女木侏儒和登場時同樣地向林中退去。)

月已東升。森林之魔出現於小屋子頭上的岩石上，兩手合做貝殼似地放在嘴上，帶着回音摹做求救的呼聲。

森林之魔 救命呀救命

老嫗 是怎麼一回事呀

呼聲 (從林中的遠處傳來) 海因里希海因里希

森林之魔 (同前) 救命呀救命

老嫗 (朝着上面向森林之魔威嚇) 別鬼鬼祟祟地裝模做樣，專對着我們無辜的山民搗蛋。我知道你專喜歡欺寡凌弱，喜歡叫那迷路的人給狗咬，把他引導到那沼澤上，看他垂頭喪氣地掉下去。

森林之魔 祖母當心你自己的身子吧，一會兒，貴客就要光降。好極了，鵝兒毛上戴的是什麼？是一個帶肥皂泡的理髮匠啦！鵝兒頭上戴的是什麼？是拖着辮子的教師，擎着十字架的牧師，嚶呀呀，三種人物都齊備了！

呼聲 (由前面逼近) 海因里希——！

森林之魔 救命呀！

老嫗 雷火燒死的你想把受難的教師牽到我的頭

上來，再添上一個小老闆嗎？(握緊拳頭威嚇那魔神) 等着瞧，好傢伙！仔細想想吧！我要送你去拜見那蚊蚋和大蛇，叫牠們用刺兒鐵刮鐵刮地釘住你，弄得你走頭無路，不知逃遁！

森林之魔 (幸災樂禍地隱去了。) 他們來了哪。

(退場)

老嫗 來就來啦，不于我的事兒！(向那依然注視着

海因里希臉貌和苦惱的羅登德蘭呼喚) 回進屋子裏來呀！熄上燈兒睡覺吧！快來呀！快來！

羅登德蘭 (憂鬱而帶反抗的地) 不行。

老嫗 不行嗎？

羅登德蘭 不行呵，祖母。

老嫗 你又是這樣地幹嗎？

羅登德蘭 因為怕他們把這人兒帶去哩。

老嫗 那又能怎樣辦呢？

羅登德蘭 這是不行的。

老嫗 姑娘，姑娘來喲！你把這片枉然的空心思一股

腦兒拋掉吧，讓那人兒照着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樣死去好了。人死了終究是死了，人是不能不死的。讓

死的死去吧！那才是功德哩！你瞧哪！活着對於他豈非是受罪？活着使他的心臟豈不永遠遭着挖苦？

海因里希（在夢中）太陽跑掉了！

老嫗 這人兒已經瞧不見太陽。來吧！儘管讓他躺着吧！跟着我來！聽一聽我的規勸。（退入屋內。）

羅登德蘭（獨自個兒諦聽着）『海因里希，海因里希』的呼聲又響起來了。羅登德蘭迅速地折下一節開滿花的小枝，一面拿着它在海因里希周圍的地上劃了一個圈兒，一面唱着如下的歌。）

拿這節初開花的小枝，  
我劃下一個堅固的圈子，

照着祖母那裏學來的教訓。

客人啣，

使凶惡的牛不能觸着你！

願你的身子保住安全，

保住你和我的安全！

再不許任何人踏進這圈子，

不論他是兒童，

少女，

青年

壯年或老年！

（羅登德蘭退向黑暗中。牧師，理髮匠，教師，先後從森林中出現。）

牧師 見到燈光了！

教師 我也見到了！

牧師 你現在在哪兒呀？

理髮匠 菩薩才知道哩！還在那裏喊着：『救命呀！救命』的呼聲啦。

牧師 這是我們師父的呼聲啊。

教師 可是我一點兒也沒有聽到。

理髮匠 是從高高的山脊那面傳來的呀。

教師 假如說：人會向天上掉去，那才是怪事哩。據我的想頭，那掉落的方向恰正相反吧。那是從山上掉

到谷底，而不是從谷底掉向山上哪。我們的師父倒下的地方——我希望這是誤錯！——大約是在這

下面五十步的地方，決不是在這上邊的。

理髮匠 呸，蠢貨！難道你沒有聽見那呼聲嗎？假如

那不是我們海因里希師父的呼聲，我願意去割掉

呂貝格爾（註：呂貝格爾是山神的名）的那些鬍鬚哪。這是千真萬確的，就是我跟你打賭也成聽呀。又在那裏叫喚着。

教師 在哪兒？

牧師 你們正在什麼地方呀，諸位先生？無論怎樣請你們把地方告訴我，我的臉上流起血來了呵。腿子已經一隻也提不起來，腳兒痛得很，再也走不動了。

呼聲 救命呀！

牧師 又在呼喊了！

理匠髮 快近了！大概離不了十步路呢。

牧師（蹲下來歇息）我全然和四肢分裂了一樣。

當真的，朋友們！我已經走不動路了。願我依賴上帝的名，讓我暫留在這兒吧。即使把我打得烏青斑爛，你們也未必能使我離開這兒啦。我已經筋疲力倦，那美好的聖節，難道它也就這樣地完結了？——

啊，可愛的天！誰預料到這一着！你這鐘兒，鐘兒，是虔敬的名匠的最大得意作……至尊天主的道理，要

是完全加以深究，那真是不可思議，叫人難得猜透。理髮師 這兒是什麼地方？牧師先生，你豈不問過我

們往哪兒去嗎？我不是胡扯，而是正經地勸告你們：如今我們頂好拔腳就跑，快離此地，要是耽擱在這樣的草地上，我寧可赤裸裸地在黃蜂窠中過夜。這兒——願上帝保佑！——這兒是『白銀山』，我們離老太婆魏迪亨的家可祇有百步罷！可咒詛的雷電的餌食呀！啊！快退出這兒吧！

牧師 我已經走不動路了！

教師 請你們來！後面的人們，請上來！雷火在這兒倒還不是最厲害的，女巫也不是頂可怕的，但這個地方卻是再壞不過的場所。所有的無賴之徒，強盜，賊子與奸商，惡棍，他們都把這兒當做一所無上的樂園！什麼擱途劫掠啦，血腥的暗殺啦，名聲愈傳愈壞了。即使那不信傳聞的彼得，要是臨到了此地，也會領略這意味，確是事實。

理髮匠 你們祇知道事情的九分九，可是它不止其一。還有其二。先生，你可曾知道妖魔的底細？我實不願意叫你們把它想起！那東西恰似窟窿中的烏龜一般地醜惡，她造作凶禍，把疾病傳上你的身體，假如有家畜，她就將瘟疫送到你家廐中，使牝牛不生

奶，光流毒血，使羊兒長蛆，馬發頭暈病。至於孩子們，假如是你所疼愛的，她會使他們長出疙瘩或潰瘍兒。

教師 你先生們，別胡扯了！夜的黑幕已將你們弄成迷糊，別談妖魔的事情啦。請聽呀，是什麼的呻吟聲！我這眼睛已經見到那人兒了。

牧師 見到誰了？

教師 見到我們要尋探的人，我們的師父海因里希理髮匠 妖魔捉弄着他！

牧師 是妖魔的鬼計呵！

教師 怎麼見得是妖魔的詭計呢？二二得四，斷乎不會成五啦。所謂妖魔其實是不存在的呵。然而我們所期望的事實，確無疑義，我們的造鐘的師父當真地倒在那裏。看啊！一片浮雲馬上就要飄過月亮了。看啊！你們——噲——怎麼樣——我的話沒有錯吧？

牧師 一點兒不錯，是我們的頭兒海因里希理髮匠 是我們的造鐘的師父喇！

（三個人奔向海因里希，卻受着魔圈的阻擋，

而又後退）

牧師 啊！

理髮匠 啊！

教師 啊！

羅登德蘭 （當她從樹枝上跳下時，她出現了一刹那，接着，便在妖魔所特有的那種嘲笑聲中消逝了）哈哈，哈哈，哈哈！

——問歇——

教師 （呆住了）是什麼呀？

理髮匠 是什麼呀？

牧師 有笑聲掠過了。

教師 明亮的火星從那眼中躍出，頭上確實有胡桃般大的孔。

牧師 那笑聲，你聽見了沒有呀？

理髮匠 什麼笑聲都聽到了，連那牙齒的格格響也聽到了。

牧師 笑聲掠過了。在那朦朧的月影中搖蕩，它來自那株松樹間。就在那兒！此刻貓頭梟飛來飛去啼哭着的，那株樹上。

理髮匠 妖魔是什麼傢伙呀？現在你們該明白啦。我們的本能不光是祇會吃吃麵包吧？這裏豈不是一個提心吊膽的地方嗎？一到這裏，你們可也同樣地格格戰慄，毛髮直豎了吧？惡魔的妖女啊！

牧師 (手上高擎着十字架，決心要衝向小屋子去) 像你們那樣講法都是不對的。那裏無論魔鬼的巢穴也罷，或者是惡魔自身也好。我們總得奮勇地前進，讓我們以上帝的名來擊潰他鬼子的力量吧。魔鬼的奸計，從沒有被人暴露，如像這一次那樣地明明白白，牠把鑄鐘師和我們的鐘兒全推落了。作爲神僕的名匠，作爲神婢的吊鐘，都從懸崖的天際高處掉落深淵，使和平與永遠的愛底響聲，跟着上帝賜下的恩寵福音一齊消散在大氣間。爲此，我們現在要在這兒作上帝的戰士！讓我來叩門吧。

理髮匠 請緩一會兒！

牧師 叩吧。

老嫗 誰個？

牧師 是基督教徒！

老嫗 基督教徒也罷，異教徒也罷，你們來幹啥？

牧師 打開門來吧！  
老嫗 (開門出現，手上拿着點亮的提燈。) 啊！幹啥呀！

牧師 婆娘！我是藉着你們所不知道的上帝底名而來的……

老嫗 噯啊！這真是句奇特的話兒！

牧師 住嘴，雷劈的死屍別再饒舌吧。大限已到，你的命數就滿了。你那污穢的生活和污穢的職業，招惹了全教區中的人誰都恨你。作爲這個報應——假如你現在違背我們的命令——那末黎明之前，亦雄雞就要飛上你這屋頂啼鳴，把你那萬惡的巢穴化爲火焰，向天空直焚。

理髮匠 (不斷地劃十字) 我無論怎樣不怕你那兇惡的眼光，你這可咒詛的野貓。隨便你什麼時候吐出火炎來吧！即使你那紅眼睛掃射到我的無論那部分身上，我總有十字架做我的護衛和你對抗。遵照我的命令，快把那兒交出來吧！

牧師 妖婆！我憑着你所不知道的上帝的名兒——先前說過的——現在重新再來說一遍，趕快停

止你的鬼祟行爲，拿出力量來去幫助這兒的一個男子吧。他是名匠，也是神僕，他是一位有藝術天賦的人才，幹了那樣榮譽的事兒，就是使所有地獄裏的暴民以及可咒詛的壞蛋，統統照着他那偉大工作的心地而得解救。

老嫗（不絕地以提燈防禦着，同時走向海因里希。）已經足够了！那兒躺着的正是個無情無骨氣的傢伙！你們把他帶去罷！這該是明白的事情，我何嘗損害過他呢？我想，你們可以救活他的生命。不過據我看來，他的壽也祇在喘息間，無論如何，那時間一定不會多麼久長。你們稱他名人，捧他的作品；你們希望他的鐵鐘會撞得響，可是你們的耳朵一次亦未嘗聽得到它。不僅你們沒有聽得，就連他自己也是一個樣兒。還不知道錯在什麼地方吧，那最緊要的錯誤總脫不了鐘兒攪入了假貨。噯，此地有擔架。把這小夥子扛回去啦！好一個偉大的師父——不中用的師父（向海因里希道）起來去幫助牧師說教去幫助教書先生鞭笞孩子去幫助剃頭匠吹肥皂泡去罷。

（海因里希被人扶至擔架裏躺下來，由理髮匠和教師扛着去了。）

牧師 你這罪惡深重的婆娘，住嘴吧，還是滾到你那地獄的路上去好！

老嫗 少說些廢話吧！你的說教我都知道了。全懂了，全懂了一切都是罪惡呵！塵世是棺材，蒼天是棺蓋，星星是小孔，太陽是開向大氣的巨洞。要是沒有牧師存在，世界或許早就滅亡，而萬能的上帝也就變爲木偶了哪。願上帝鞭責你們，你們這些可憐的飯桶，這些呆騷的懶漢呀！再沒有話講了吧。（她沉重地把門關上。）

牧師 你這惡魔……

理髮匠 忍耐着，我們要沉默！頂要緊的是不使她翻臉，否則就會弄成糟糕。

（牧師，教師，理髮匠，伴着海因里希往森林中走去了。月兒晶瑩地昇在高空，森林的草地靜靜地躺着。第一，第二，第三幾個妖精依次由林中飛躍而出，一面跳着環舞。）

第一妖精（低聲呼喚）妹妹！

第二妖精 姊姊！

第一妖精 皎潔晶瑩，山上全是月影，陰森的涼氣從

這隅散到那隅，佈滿了整個斜坡、岩間和山谷。

第二妖精 你從哪兒跑來的？

第一妖精 在月光輝映之下的大河，被那瀑布的飛

沫沖擊處，我從水流瀉下的深淵地方，乘着濕漉漉

的夜晚跑來了。我從啪啦啪啦起泡沫的潭底浮湧

而上，穿過滴滴答答的石門就一溜煙跑來了。

第三妖精 （登場）姊姊，你們在這兒跳環舞嗎？

第一妖精 是，快來參加旋轉，兜圈兒！

第二妖精 你從哪兒跑來的？

第三妖精 請仔細聽着，這是跳環舞的時候了。澄碧

的靜靜的湖水，夾在岩石之間，好似晶瑩的黑寶石，

——那邊便是我的故鄉。金黃的星星照徹湖水，我

在月下接過銀色的行李和衣裳，飄飄然穿越岩崖

啦，淵谷啦，還有那輕微的山風便來到此間。

第四妖精 （登場）姊姊們！

第一妖精 妹妹，來跳舞啦。

大家一齊 滾圓圓的環舞，漂亮亮的花環。

第四妖精 從『霍蕾』夫人的花野中，我偷偷地逃

了出來。

第一妖精 結起圈子滾圓圓地舞吧！

大家一齊 滾圓圓的環舞，漂亮亮的花環。

（電光閃閃，從極遠地方響着雷鳴。）

羅登德蘭 （突然站在屋子門口，兩手揪着腦後。月

光照耀她。）噲噲！小妖精！

第一妖精 聽啦！有叫聲哩。

第二妖精 糟了！糟了！我的衣服撕裂成兩段了。老朽

的樹幹呀，趕快逃啦！

羅登德蘭 噲噲！小妖精！

第三妖精 啊！我的衣衫呀，往這邊，往那邊，逃的就挨

打，白色的冠，灰色的裙。

羅登德蘭 （加入環舞）讓我跳進諸位的花圈裏

吧！滾圓圓的環舞，漂亮亮的舞蹈。銀色的姑娘，可愛

的孩子看啦！我的服裝怎麼樣？我這銀衫是裏面祖

母把它織得多鮮豔。栗色的姑娘！仔細瞧一瞧！我這

栗色的四肢長得多漂亮啦。還有哪，金色的姑娘！請

看一看我這金髮吧。要是我向高處來舞蹈，——看



哪！好像這個樣子——那就好像絳紅色的煙縷啊！  
要是我的臉垂下一望，那就好像金碧輝煌的河流！  
大家一齊 我們環着圈兒跳，跳那滾圓圓的舞蹈。  
羅登德蘭 據說有一口釣鐘跌下水了，諸位，請告訴  
我在哪兒呀。

大家一齊 我們環着圈兒跳，跳那滾圓圓的舞蹈。可  
戀的菊，相思的草，我的腳踵觸不到。

森林之魔 （跳着山羊舞跑來了。雷鳴漸隆。一會兒  
當他說話之間，忽起一聲強烈的轟響，跟着天就落  
雨了。）可戀的菊，相思的草，我都在地面上把牠們  
踐踏了，沼地格綴格綴響，草兒唸唸唸叫。嗨！妖精  
的姑娘們！我一望就辨出是你們啦。嚶嚶——哈撒  
唬——牡牛在乾草前就是這麼地喘息，年輕的瑞  
典牝牛卻昂着頭在號叫。在牡馬的長着褐毛的皮  
上，蒼蠅扮起新郎和新娘，那蚊子也幫着圍繞馬尾  
巴，作戀愛的舞蹈。噯呀！老馬夫，你的女僕可曾來到？  
在暑熱的馬廐裏，馬糞腐臭了，它會變成怎樣的一  
塊溼地方。啊！哈嘩喇喇，嗚嗚的聲音過去了，在冰塊  
之下有噦噦喳喳的私語聲。生命之悸動既熱烈且

喧鬧。牡貓一呼號，牝貓便啼叫，不論是鷹是鶯以至  
雀鳥，以至兔兒，鹿兒，雌雞，雄雞，鷓鴣，鶻，與歌唱的  
白鳥，像那黃鶻，白鶴和鸞鳥，甚至甲蟲，飛蛾，蝴蝶，青  
蛙，蜥蜴，壁虎和虱子，誰個不傾注生命，焚身燬屍於  
戀愛中？

（說完，便攜着一個妖精一同奔向林中而去。  
殘下的妖精們都四下飛散了。羅登德蘭卻沉  
浸於憂思中，站在林中空地的中央。一時暴風  
雷雨均告停止。）

尼格爾曼 （由井戶中現出身來）卜勒克克庫  
斯——卜勒克克庫斯——嘿！你立在這裏幹嗎？  
羅登德蘭 啊啊，水裏的老人家！我悲戚呀——唉，唉，  
我真是悲戚呀！

尼格爾曼 （狡猾地）卜勒克克庫斯！你的哪一  
隻眼悲戚呢？

羅登德蘭 （被誘成可笑的样子）左邊的一隻，我  
的話沒有假吧？

尼格爾曼 不錯，當真的，當真的。  
羅登德蘭 （用手指揉左眼）你看，這是什麼傢伙？

尼格爾曼 你以爲這是什麼呢？

羅登德蘭 這是我眼裏的東西。

尼格爾曼 你的眼裏有什麼呢？拿出來看看吧！

羅登德蘭 是一種熱的一滴滴地掉下來的東西。

尼格爾曼 哎呀！哎呀！從天上來的嗎？跑近來，讓我來

看一看吧！

羅登德蘭 （把淚珠染在指頭上，拿給尼格爾曼去

看）是一滴完整的，小的，雪亮的，熱的水珠兒！這兒，

請看呀！

尼格爾曼 這真是好呀！實在好極了。要是把這個送

給我使得，那我要把它裝在美麗的紅貝殼裏好生

替你保存起來。

羅登德蘭 好吧，那我就給你放在井緣上，這究竟是

什麼東西呀？

尼格爾曼 是美麗的金鋼石呢！要是向它裏面看進

去，從這石上，就可以看出世間所有的悲苦和幸福

來。人們稱它叫做淚水。

羅登德蘭 是淚嗎？那末我想：假如這真是所謂淚，我

一定該是哭過啦。現在我已經知道眼淚是什麼一

回事了。——請你講些故事給我聽吧！

尼格爾曼 可愛的孩子！跑近我這兒來呀！

羅登德蘭 那不行，這麼站着好，一切都不用費心！

你那古舊的井緣既破爛而又濕漉，住在一道的除

了百足蟲，蜘蛛兒……此外再沒有旁的傢伙啦！因

此無論是你或是誰，個個都使我討厭。

尼格爾曼 卜勒克克庫斯！這真教我爲難哩。

羅登德蘭 如今又掉下一滴來了。

尼格爾曼 那是雨季到了！在遼遠的天邊，『杜耳』

爺爺（註：『杜耳』(Thor)是挪威神話中的上帝）正在

閃耀電光！從在他那鬚髯裏，射下孩兒的瞳子那麼

優柔的光芒，穿過靄氣沉沉的黑雲，便繡出紫羅蘭

似的火輝。大羣兒鳥鴉伴着電閃的影子，顯出牠們

在幽暗之下蹣跚地飛散的姿勢。狂風暴雨把牠的

翅膀打溼得淋漓盡致。洗耳靜聽！我們的大地娘娘

乾渴得多厲害呀，不論草木蠅蟲誰都消逝了，所以

哪一個不喜歡這不斷閃輝的巨輝呢？庫拉克斯！

（電光）在那谷中『杜耳』爺爺已經幹了，拿手

好戲！他點起了復活節的火炬，巨槌亦已燒紅，冒出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行的！聽我這經歷了千歲的人講的話吧。讓奴才去幹奴才的分內事好了：替人洗衣，屎水，在庭園裏栽培玉菜和野菜。噫，不知道吞下了什麼鬼東西，卜嚕嚕，我發起寒顫來了呢。（熱烈地傾心道）但是你，羅登德蘭公主！你一定得做王后的。我呀，我有一頂綠水晶的冠冕，可供你在金碧輝煌的宮殿中穿戴，另外有透明藍寶石的地板 and 天棚，紅珊瑚的檯子和櫃子……

羅登德蘭 假如你的冠冕果真是純粹的碧玉鑲裝的，那末最好把這可誇耀的首飾送給你女兒去。我這金色的頭髮，我深深地愛它，它就是我的冠冕，一點兒也不感沉重。你的櫃子檯子縱使是珊瑚製造，無奈我討厭那蜴蜥和魚類跟我同道，何況還要與『庫拉克斯』『庫拉克斯』作伴，在蘆葦和紫菜中，尤其在井和泥沼中，如何叫我去過這種臭污的生活呵！

（她跑開了）

尼格爾曼 往哪兒去呀？

羅登德蘭 （輕聲地漠然道）於你有什麼關係？

尼格爾曼 （痛苦之至）噯，對我有關係呢。卜勒克

克克庫斯

羅登德蘭 我到我所喜歡的地方去。

尼格爾曼 到你所喜歡的地方去？

羅登德蘭 朝那邊兒的方向？

尼格爾曼 朝那邊兒的方向？

羅登德蘭 （高揮她的手）對啦——往人間的世

界中去哪！（急速地往林中消逝）

尼格爾曼 （極度驚愕）庫拉克斯！（一面啜泣）

庫拉克斯 （低聲）庫拉克斯！（搖著頭）卜勒克

克克庫斯

## 第二幕

鑄鐘師海因里希的家裏。一間古代德意志風的居室。後壁的一半凹進成一個深壁龕。壁龕裏面裝着帶有煙囪的一個火爐，在冷卻的炭上，放着一隻銅鍋子；另外凸出的半壁上，開了扇圓洞式的玻璃窗，窗下是張寢牀。側面兩壁各有一門。左邊的門達到工作場去；右邊的門則與大門相通。左手前邊，在幾只椅子之間，放着一張桌子。桌上置牛奶壺、杯子及整個的麵包一塊。離桌子不遠，有隻提桶。

亞瑞·克拉富脫和彼得·弗夏等作的繪畫，裝飾着房子。其中還有彩色木製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難的肖像一幅。

海因里希的兩個孩子：五歲的和九歲的，打扮了一身過禮拜日模樣的服裝，面前桌上放了一杯滿滿的牛奶。穿得像過節日那樣講究的瑪格達夫人，手上拿了一束蓮馨花，自右邊而入。

清晨。光亮漸次增輝。

瑪格達夫人 看哪，孩子們！這叫做什麼花呢？院子裏看哪，長滿着都是這些東西。我們把它插上當做漂亮的裝飾物，正巧可以過你們父親的榮譽日子。

第一少年 送給我……

第二少年 給我一束花呀。

瑪格達夫人 兩人每個都可以分得五枝花。可是你們得知道，這花兒單只一枝，它就可以打開天國的鎖匙。啊，快喝你的牛奶，用你自己的一份麵色，吃好了就要走呀。這兒去教堂的路是好遠的，遠而且峻嶮呢。

鄰女 已經醒了嗎，鄰舍太太？

瑪格達夫人 噯，噯！我！我！一晚沒有合上眼兒呀。可是我的睡不着倒不是爲了憂慮，我醒來時滿有精神，完全跟呼呼地睡了一大覺同樣的。我想今天該有好天氣的呵！

鄰女 真的，真的。

瑪格達夫人 你同我們一塊兒去好嗎？一塊去呀。合着這些小孩的步伐，跟我一同走去，那該是多麼有

趣味呢。那樣我們伴着他們的快步也許可以早到。老實說，鄰舍太太，我恨不得想飛了去，勝似步行呢。我這喜歡而且焦灼的胸懷是什麼都說不出的。

鄰女 你家老闖昨晚沒有歸來吧？

瑪格達夫人 咳，你想到什麼去了呢？能在今天教區

會衆大家都集齊的時候，讓那鐘兒安安穩穩地上了樑才回家來，那我認為是已經出於意外的滿足了呵。時間是很短促的，所以要迅速，那能顧慮自己呢。假如海因里希師父能夠偷出一刻兒睡眠時間，能夠在草地上休息一下，讓他閉一會兒眼睛呀，祇要那樣——我真要感謝慈愛的上帝啦。總而言之：辛苦雖是費得多，可是報酬卻也更其大也。也許你完全料想不到：那新鐘是有怎樣的虔敬聖潔？它的聲音有多麼不可思議的澄澈？今天第一聲那鐘兒撞響的時候，千萬請你洗耳傾聽，祇要聽到這鐘聲，就真和祈禱講道，天使的歌頌祝福與安慰一樣了。

鄰女 不錯，不錯。然而那倒是奇怪的事，你知道，鄰舍太太，由我們的大門口，可以清楚地望見山上的教堂，要是鐘塔上安置了新鐘的話，那末一面白旗該

翩翩地招展起來，可不是這樣？然而現在連白旗的影子也沒有見到一點兒呀。

瑪格達夫人 好生留神地瞧一會，保你必定會見到的。

鄰女 不，無論怎麼也瞧不見。

瑪格達夫人 即使實際上真是這樣，我想也不會有什麼旁的事。要是你也和我同樣地知道師傅爲了鑄鐘那事情，他費了何等樣的辛苦，曾經日夜地思慮並且勞苦地工作的話，那末你決不必驚異爲着最後一釘尙未打入鐘樑，就誤一些預定的時間是必然的。此刻大概你就能見到旗兒以親切的眼來問候了。

鄰女 我總覺得不然，山上好似起了不穩，村中也發生了許多謠言。預告不吉的徵兆，現在正在出現：山上的石匠見到一個裸體妖精，騎着野猪穿過了種穀物的田野間。他拾起石子向那妖怪擲去，驀地裏從手到膝便完全麻木起來。總之，這新造的鐘大概是觸怒了山上的惡神吧？我很驚訝，你怎麼一點兒也不知道這些事。村長跟着許多人都登上山去了。

總之，人們有這種傳聞……

瑪格達夫人 人們的傳聞村長到山上去了啊，上帝，怎麼的？

鄰女 現在卻還沒有知道是怎樣的事呢。也許不是確實的傳聞，請你千萬別擔心。不要興奮呀，老闆娘！不好那樣的，況且不幸的事還是一句也沒聽到哩。大約載鐘的車是弄壞了，至於鐘兒怎樣出了毛病，究竟如何呀，卻是不清楚。

瑪格達夫人 當真地，事情祇是那一點吧——鐘兒姑且不管它，祇要是師父無恙，這花束還是從胸口把它拿下來吧。那末在未得到任何確息之前，就拜託你，請照顧一下孩子們……（急忙把兩兒由窗門抱過去）請你接受了嗎？

鄰女 噯，噯，請你交給我呀！

瑪格達夫人 那末，真是抱歉了，煩你帶往府上去，我得趕快跑，儘力地趕快，快去看一看，幫幫忙，或者想其他好的辦法。隨便什麼……（迅速奔出）我要到我師父那兒去。

（鄰女由窗邊下。在嘈雜的喧嘩聲中，有種不

斷的尖徹的叫喊，那便是瑪格達的呼聲。

牧師 蹣跚地進來，一邊歎息，一邊揉眼。張望着周圍，一會兒就整理臥鋪的被褥，卻又突然退出來，在門口撞見那躺着海因里希的擔架。牧師和理髮匠兒着。在海因里希身子下面鋪了帶綠葉的青枝。瑪格達夫人接着進來，姿態極度頹喪，呆木，幾乎完全失了神。有一男一女攙扶着她在她後面擁了大羣兒人們。海因里希被放在牀上躺着了。

牧師 請安心吧，夫人！一切都靠託上帝了。雖然當我們把他昇上擔架時已經不行啦，可是在途中他卻又恢復了氣息。而且據診過他的醫生底保證，海因里希師父也還不是沒有希望的。

瑪格達夫人 （喘氣似地深深嘆息）希望呀希望，全靠上帝啊！祇有一霎那間呀，我在霎那之前還是幸福的。如今我將要怎麼辦呢？這房子裏發生了什麼事兒？孩子們在哪兒呢？

牧師 一切都靠託上帝吧。忍耐些兒，夫人！忍耐和虛心！正如你很明白的，苦難最大的地方，上帝的救

助也往往是最近的。縱使現在一時不賜給他病體的痊癒，但上帝如果決定了意旨的話，那是必定使你達到安慰的一件事的。這就是說，你的丈夫會融合於永遠的快樂中。

瑪格達夫人 怎麼，你牧師先生又跟我談起安慰的事來？安慰是我所需要的嗎？我要的是他痊癒。無論如何他是非痊愈不可的呀！

牧師 對啦，我們也是這樣地期望。那個雖是說不准，但上帝的意旨總會被實現。無論怎樣，海因里希師父是個勝利的人。他爲奉事上帝而鑄鐘，他爲奉事上帝而入山，在那山上，黑暗勢力牢不可破地盤踞着，甚至運岩孔和淵谷也背叛起神力來了。然而他終究是爲奉事上帝而掉至深淵。那些妖魔怕聽他造的鐘的福音，便和地獄結成同盟而企圖暗算這匠人，所以他是和地獄的妖精戰鬥過來的。上帝必將懲罰這些惡魔們！

理髮匠 這兒附近有個行爲奇蹟的婦女，她能夠像往昔主的門徒那樣，以禱告來治愈病人。

牧師 去探訪探訪她吧，要是找到了她，就請帶她過

來。

瑪格達夫人 他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們在這兒儘管看什麼？都給我跑出去！你們這些幸災樂禍的好奇的東西，跑出去吧，你們的視線不可以觸着他！布蓋住他吧。你們就算沒有殺死他，至少是把他污毀了。好吧，你們跑出去啦。要是你們愛看熱鬧，就到變戲法的那兒去！他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爲甚你們的嘴兒呆木了？

牧師 不知爲甚麼，這事情的經過如此難懂。當鐘兒墮下的時候，他大概是想抓住它的吧？——總之，這一點倒是實情，要是你們從那掉下去的崖邊一望，那你們一定會馬上跪下，多謝上帝呵！他還能夠活着而保住不死，真是奇蹟呀！

海因里希（柔弱地）給我一點兒水！

瑪格達夫人（像電閃那樣地跳起來）啊，你們都滾開去吧！

牧師 諸位，請出去吧，這裏需要安靜哩。（衆人退去）

老闖娘，要是用得着我，我總在你所知的那個地方隨時來找吧。



理髮匠 我的地方你也知道吧？

教師 我卻打算留在此地。

瑪格達夫人 不，誰也不必！

海因里希 給我一點兒水！

（牧師、教師及理髮匠低聲招呼後，聳肩搖頭而退場。）

瑪格達夫人 （拿着水急急地跑到海因里希這邊）

蘇醒了，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嗓子很渴，快給我水。沒有聽見嗎？

瑪格達夫人 忍耐，忍耐！

海因里希 是練習忍耐，瑪格達——我剛才已經學

够了，啦。在霎那間你也要忍耐才好哩。（飲水）多

謝你，瑪格達。

瑪格達夫人 唉，海因里希！別那麼說。你要是這樣說，

我更其擔憂了。

海因里希 （熱烈而且性急地）你不好擔憂呀！你

非活着不可，沒有我而活着！

瑪格達夫人 沒有你而活着，我可辦不到……我不

願偷生呵。

海因里希 你的苦痛是關係孩子的，別再苛苦我吧！

因為你是做母親的人，那樣的苦痛是無用的。把這句話完全聽進去，並且牢記在心裏！

瑪格達夫人 請你此刻不要說這種刻薄的苦痛的事情吧！

海因里希 （苦痛地）這叫做刻薄的苦痛的事嗎？

這是真確實事呢。屬於你的東西就在孩子的小牀中，那兒寄託着你的幸福、命運和艱苦。你所有的一切都在這白麻布中，倘捨此而外，那就會被人誹謗了。

瑪格達夫人 （倒在他身上）天啊，保佑我！我愛你，更甚於愛孩子，自己和其他的一切啊。

海因里希 可憐見的幼小的孤兒們，我害了你們

呵！從你們的嘴上奪去了牛奶和麵包，可咒詛的我

把你們主人都連累了。但是在我舌子上卻感覺牛

奶麵包已經變成毒物了。好的，你們珍重吧。無論什

麼都好。我們不能逃避的事就得挺身去承受。已經

有許多人把死的深影當作可歡迎的光亮了。我也

喜歡這個樣呢。（無力地）伸過手來呀！在我先前

的言語和行爲上，曾經做了種種壞事。我傷害了你的底愛的事，也有了許多次哩。如今，請原諒我吧，瑪格達則那種過錯不是我故意犯的，但幾度總是重複着。我並不知道那無理地引導我犯過的是誰，可是總有什麼東西誘惑了我，我使你難受，同時也使自己難受。原諒我吧，瑪格達！

瑪格達夫人 願諒你嗎？原諒什麼呀？你假如愛我的話，海因里希，就請你別講那樣的話吧！否則我要流淚了。我倒是喜歡你寧可罵我幾句哩！你該知道你自己是我的什麼啊！

海因里希 （痛苦地）我不明白。

瑪格達夫人 你娶了我，提拔我，教我成了一個人。我先前生活在貧困惶懼中，什麼都不懂，完全同活在灰色的陰霾的雨天之下一樣。後來將我歡悅地引誘出來，領導我，而且擁抱我的，正是你呀。從你除去我額上的黑暗，教我轉向了光明的時候以來，我沒有一次不感受你的愛。那樣還要求我來原諒你嗎？該是原諒你用全力拯救了我的整個生命吧。

海因里希 魂與魂的組織真是混亂得奇妙呢。

瑪格達夫人 （撫摩着海因里希的頭髮，溫柔地。）我總是這樣那樣地替你擔心，祇要在家裏或工場中能夠給你幫一會兒忙，又或者不會使你看着不快意的話……那末，請想一想，海因里希，我不知幹什麼才好呢。總之，我從心底裏希望着爲你貢獻一切，在我是除這樣報效你以外，再沒有什麼辦法了。

海因里希 （不安地）我死了，那是好的，那是上帝的意旨，因爲假如我活着，瑪格達……跑近來些，我死了對於我們兩都是好的。你想，你是開放的花，向我開着的花，而且是我喚醒你，聽你開放花朵的吧。那你想錯了，那是永生的奇蹟家的事業。哪要是明天跑到春的森林中去，他就用寒冷的冬風摧殘千千萬萬的花兒。——我死了對於我們倆卻是好事哩。可不是，我已是個蒼老而且醜惡的人了。那高明的鑄鐘師把我棄之如敝屣，我並不覺得悲傷。當他以那樣的權威使我隨着我那造壞了的鐘，一股腦兒掉到深淵裏去的時候，我倒反十分歡迎這個時機。因爲，全是我那作品造壞了。瑪格達，這沉下去的鐘兒已非爲向上天呼籲而作的東西。

——也不是爲喚起山嶺上的回聲而作的了。

瑪格達夫人 你講的話我完全不懂咧。那樣一件大  
可讚賞的無瑕的作品，觸着金器沒有半點兒氣泡  
聲，音調是那麼地清澈嘹亮——當新鐘吊上在樹  
林壯嚴地試發初聲時，誰個嘴上不是異口同聲地  
說：『師父的鐘真像是天使合唱的歌頌一樣呢！』

海因里希（熱狂地講昏話那樣）在谷中它會響，  
但是在山上卻不行呀！

瑪格達夫人 那話不對。你難道沒有聽見：牧師先生  
對教寺的差役怎樣感動地說過：『在山上它要響  
得多麼地嘹亮呀……』

海因里希 在谷中它會響，在山上卻不行；曉得這個  
的祇有我，牧師先生是不知道的。——我快要死了，  
我亦希望那樣，你喲可不是，假如我——以世人的  
話而言——變爲健康了，由外科醫生完全縫好了  
破綻，有着資格去進療養院或其他的什么地方了，但是  
生命的熱酒——它有時苦，有時甜，然而每次喝  
了，總覺得有股強烈的力量——如今卻一變而爲  
酸澀的滋味的水了。讓那合口配胃的人儘量地

去喝吧，我是連它的氣息也不想再聞一下了啦，別  
作聲，再聽我講一會兒。縱使呀，你請了一位好似可  
靠的醫生來罷，那怕他能使我恢復原先的歡欣，能  
使我重新在舊的工作上去鍛練，即使那樣，瑪格達  
喲，我的身子也還是毀壞的了。

瑪格達夫人 那末，天啊，請你告訴我吧！到底這種事  
情是怎麼來的？你那樣的人，是額外受着上帝深的  
恩寵和賜予，有着那樣崇高的名譽，爲萬人所愛戴  
的呵！你勤劬地而且高興地製成了成百座的鐘。這  
些鐘都由成百座的塔上歌頌着你的名譽，你的靈  
魂的至美，從酒杯中溢出來似地，灌注到村野和牧  
場的每個角隅去。在夕暮深紅的血霞中，在神聖的  
黎明金輝中，都融和着你的分兒。你有着豐富的力，  
給予那麼些禮物，上帝的聲音，賜予麵包給嗷嗷待  
哺的像我這些人——一個也罷，兩個也罷，你都賜  
給他們幸福，除此以外，你就什麼都不吸取了。這樣  
的人還覺得不滿於他自己的事業哪！喂，海因里希！  
那末你爲什麼把我驅入於你所厭惡的生活中去  
呢？它對我將是個什麼呢？你要是把它當做臭污的

銅鐵而遠避，那末於我，這生活終究將成爲什麼呢？海因里希，你不能錯聽了我的話——我向來所造的鐘裏面，從沒有這樣深澈而且澄清的聲音，像你現在所講的話——謝謝你啊！可是你爭辨的道理——不管或是或非，你必須了解我的心。瑪格達！我再說一遍我的最後的作品是失敗了。當大家喊着『唏』『噓』的呼聲和威凜凜的罵語，扛着鐘兒上山的時候，我跟在它後面一面抱着無限憂鬱一面登上山去。然而它終究是掉落了，掉落到百丈深的淵谷中，如今是躺在山湖中休憩着了。在那個山湖中便休憩着我底力和藝術的最後的果實。我從有生以來，乃至整個的生涯，再也不能結出比那更好的果實，而且也無力去結實了。因此我要追隨着那損失的東西而拋棄我的生命。而今它是在山湖中休憩着，可是我一個人是卻祇留下悲哀，和些淒慘的滓渣了。爲追悼已失的生命而起的悲哀，可說沒有，也可說是有的。但一件事實卻無論如何不能動搖，那就是說，鐘和生命都不能再歸來了。我底憧憬所寄託的鐘聲已被葬送而不能再給聽到——

——唉，可憐哪！照我所記得的，我是那樣地生活過來的一種存在。那完全是生存於鬱憤，悔恨，瘋狂，黑暗，迷惑和酸苦的袋中。然而現在我連這樣的存在也！不明白了！此間谷中的人事已經不能夠再引誘我，他們的和平不像以前那樣能鎮靜我這湍急的血液了。當我站在山上的時候，我的內心中祇有勇往直上的心，超越霧海而達澄明境地的心，費最高的力量去經營我作品的迫切底心。可是因爲力不從心，我是這般地虛弱，雖則拚命地爬上去，卻又掉落來了。我想沒有別的道路，我還是情願死去。假如決定要活着，那我非需要青春不可。非從山上神祕的花，第二種花上長出新的果實來不可。我在心臟裏，非發見健全的力不可。使骨髓在手腕，鋼鐵在筋骨，爲那新的一鳴驚人的工程而制作，好個瘋狂的勝利者的樂慾呀。

瑪格達夫人 啊，海因里希，海因里希！要是我能懂得怎樣去探求你所渴望的東西呀！那種能够使人返老還童的泉水——即使腳跟弄傷，染成血污，我也不怕痛苦而去遍訪。那怕我的身子要沈在泉中

死亡——我也得拿了水將青春灌注在你唇上。

海因里希

（痛苦，哀頹，胡思亂想地）我最親愛的，親愛的！不行呀，我不要，是飲料就好，然而泉中的卻是血，僅僅是血哪。我不要，依我的心願去罷——讓我——死去吧。（喪失氣力）

牧師 怎麼了呀，海因里希夫人！

瑪格達夫人 啊啊，壞得可怕啦。他完全是內心深處

害着病了。不知是什麼惱恨，把他摧殘得這麼厲害！

我呀，我不知道該拿什麼來恐懼和希望了。（急披

外衣）剛才你們不是提起過那行奇蹟的婦女嗎？

牧師 是的，老闆娘，我正是爲此來的。那婦女住的地

方……離這兒不上一哩路，那地名……哦，叫做什

麼的啦？在那邊界上，大叢林。可不是……對了，她住

在大叢林中，那地名兒……

瑪格達夫人 可不是叫做魏迪亭嗎？

牧師 怎麼你到想那兒去了？那是個壞婆娘，惡魔的

情婦。這該死的東西，已經由大衆與師去討伐，他們

要拼着命把這惡魔好生懲治一下。他們帶了石塊

棍棒與火炬去宣戰了。總要把這老妖精弄成消影

滅跡才好。因爲，大家都覺得該把這次的災難歸咎

於她。所以，你到她那裏去是不行的。至於我想的原

是弗羅·芬德克萊夫人，她是個虔敬，正直，牧羊人

的寡婦——本村衆人都敢確實保證——當她的

丈夫去世的時候，就遺給她一種有意意外效能的千

古傳下的祕方。你可有去找她的意思嗎？

瑪格達夫人 哦，我去找她。

牧師 現在馬上就去嗎？

（羅登德蘭扮着女僕的樣子，帶了漿果而來）

瑪格達夫人 幹什麼，姑娘，你是誰呀？

牧師 她是密開爾斯堡地方的安娜姑娘，你別問她

才好，因爲她是可憐見的啞吧。她給你送漿果來的

到底是個好心腸的孩子哪。

瑪格達夫人 到這兒來呀，姑娘！我想做什麼呀？你瞧，

那人兒害着病了。要是他醒過來，請你趕快照顧他

一下。懂得嗎？芬德克萊夫人的確是這樣一個名字

吧？不過路太遠了，照理我是不該去的。鄰家姑娘，你

在這兒耽擱一會兒好嗎？因爲我馬上就會跑回來的。

的。剛才我說的事拜託了……唉，天喲，我是多憂慮

啊！（她去了。）

牧師 你暫且在這兒站一會好了。能坐下來那是更好。你應該變爲伶俐一點，有用一點，當這兒一切事都需要你幫助的時候。你要是幹了樁善事，上帝一定會報賞你呀。我好久沒見你了，可愛的姑娘啊，你似乎完全變了個樣子。你應該好生保重，應該做一個虔敬的少女，爲的是慈愛的上帝賜給了你絕代的姿容。哦，姑娘，看着你的人，當真的，看錯了，錯了！好像是，卻又不是，完全和梅爾亨公主一樣地美麗。——改變得真快，還是不管這個吧。你把這人的額涼一涼，懂得嗎？他在發熱呀。（向海因里希）願上帝賜給你痊癒啊！（牧師退場）

羅登德蘭（直至此刻她總是溫順羞情似的，但這時忽然變爲忙碌而且活潑起來）灰燼中的火花在生命的氣息裏爆炸，吹出來吧，你這赤色的風，我和你一樣地都是異端之子，朋朋，你歌唱吧。（爐火騰燃）鍋子面面都發紅了，鍋蓋，你可真是沉重，湯兒，快快起泡吧，滾滾潮，儘管煮着可不能算好朋朋，你歌唱吧！

（她一面歌唱，一面揭開銅釜的蓋子，試嘗其中滋味。）

五月的菜，嫩而且鮮，

我把你拌入這雜煮中，

願你變成甘美而且燙熱！

使喝了的人直達心髓。

朋朋，你歌唱吧！

現在我削蔓菁，隨後便汲水來。

槽兒空了——還是先打開窗子好。

天氣算是晴朗；不過明天似乎要括風兒。

長長的雲似巨魚，它正躺在山上。

它明天要爆裂，

瘋狂的妖精也要閃閃地跑下來，

穿過叢林，岩石直鑽到人間的谷內。

穀布穀布，杜鵑在這兒啼鳴。

小燕子像箭似的翩翩飛舞，

和陽光一同穿射於空氣中。

（海因里希睜開眼睛，凝視羅登德蘭。）  
現在我削蔓菁，隨後便汲水來。我說：

因為我是個婢女，所以有許多要幹的事情——親愛的火喇！你別逃，給我幫幫忙！

海因里希（在莫名的驚懼中）誰呀——噯噯，你是誰？

羅登德蘭（敏捷，爽朗，而天真。）我嗎？我是羅登德蘭。

海因里希 羅登德蘭？那麽一個名字倒從來沒有聽到過呢。可是不知在哪裏好似見過你一面的。到底是在哪裏呢？

羅登德蘭 是在上面的高山中哪。

海因里希 對了，對了的確是這樣。當我發熱昏倒的時候。那時我夢見你——可是現在……現在又夢見了。做奇異的夢是常有的。可不是嗎？——這是我的屋子。對面是我的爐竈燒着火在使我溫暖，我現在正睡在自己牀上，病得奄奄一息了。撞着窗子，外面的燕子在飛翔。在園中有夜鶯齊聲奏着歌曲，紫丁香和茉莉的花香陣陣吹進來。這些事我都清楚地感覺到，連最纖細的部分也完全映在我的眼上。瞧吧！蓋在我身上的被褥的一根小線條……甚至

於裏面的小結兒也瞧得很清楚呢——雖是那樣的，然而我卻仍然在夢着。

羅登德蘭 做夢嗎？——啊，爲什麼呀？

海因里希（狂喜地）是的，就因為我在做夢哪。

羅登德蘭 那末這是確實的事嗎？

海因里希 是，不是，不是——我在說些什麼呢？我還沒有清醒哪。你可不是問我確實與否嗎？夢也罷，命也罷，就完全聽牠怎樣好了。但現實是有的。我現在感着，看着，你是這兒，你是生存着的！你在我的內心，在我的外部……可愛的精靈啊！就我本身說，這是我靈魂的誕生——無論怎麼樣，你總是可愛的。請你留在這兒吧，請你留在這兒吧！

羅登德蘭 祇要你喜歡，隨你叫我留多久哪。

海因里希 我到究總是在做夢呢。

羅登德蘭 請仔細看着，這樣我舉起我的纖足來了。你見到紅的腳跟嗎？噯噯，好了吧？這是樣子，我把它拿起來，這樣地夾在拇指與食指之間，現在又放到腳跟下面，軋啦！——它就分爲兩半了。難道連這個也是夢嗎？

海因里希 除非天老爺才知道哩。

羅登德蘭 那末再好生地瞧着吧。現在我跑近你的

身邊，坐在你的牀上——這樣地坐着——同時津

津有味地嚼着榛子肉：……你不感覺狹窄嗎？

海因里希 不，可是你得告訴我：你到底是從哪兒

生長的？誰派了你來的？你來尋找什麼到我這兒？到

我這個剛才受了挫折，挨着苦惱，走近末路的生涯

的人這裏？——

羅登德蘭 我喜歡你呀。我生自何處，連我自己也說

不出。要往哪兒，我也不知道。森林老祖母從苔藓之

間把我拾上來，一匹牝鹿拿牠的乳給我喫。森林沼

池和山是我的老家，當山風狂嘯怒號，像山貓似地

吠叫的時候，我最喜歡骨碌碌地隨風捲蕩，這時，我

便狂笑，嘖嘖，激成回聲，每次總逗得森林魔神，妖怪，

苦男，和水男，誰都哈哈大笑。然而當我生氣，和鬱悶

的時候，卻也得狠狠地惱怒或者咆哮一頓，誰要是

觸犯了我，就得小心些兒才好！若說我平日對人全

是這樣，卻也不然。我是因着氣分而生氣，而高興的。

所以乘着機會便一時那樣，一時這樣。唯有你，我卻

最喜歡的，要是碰着你就敢惱怒啦。你假使願意

的話，我就留在此地吧，但最好是你能跟我一起到

我的山上去。你該明白，我能怎樣殷勤地來服侍你

呀！我將要指給你看金鋼鑽和紅寶石，潛藏在從遠

古以來被祕密着的深的坑底裏。黃瑛，綠玉，紫水晶

——無論什麼，只要你要的，我都願意奉上。至於我

的行爲雖是不好，雖是拘執怠惰，但我完全出於頑

皮，要是有的壞事，就隨便你怎樣辦啦——我會

隨時窺探你的眼色，凡是你願望的，不等你開口，都

會預先料理週全。講到森林祖母的話……：

海因里希 噯，可愛的孩子，森林祖母是誰呀？誰呀？

羅登德蘭 關於森林祖母嗎？

海因里希 唔唔！

羅登德蘭 你不認得她？

海因里希 我因爲在人間，所以是個瞎子。

羅登德蘭 馬上就會見得到。我有變幻的法術，如果

是經我吻過他眼睛的人，那就不論天涯的那一角，

他都能够看得清楚了。

海因里希 那末給我吻一下吧。



羅登德蘭 你真能接受嗎？

海因里希 就試一試吧。

羅登德蘭 (吻他的眼) 眼呀眼，睜開來！

海因里希 你這芬芳之子，在最後一刻鐘裏送還了

我，天父的手從遙遠的春裏，折下了一枝開放的花

兒——你這生在山野裏的生命，喂，我自生以

來，直到此刻才有那樣的歡悅，我該多麼快樂地擁

抱你，胸對着胸。我過去曾經盲了的，如今光明卻又

照進來了，這真是出於預想之外地把握了你的世

界。真的，自從接近你以來，眼睛就漸次明亮了，現在

就連謎的形像，我似乎也能看得見哩。

羅登德蘭 哦，那麼你儘量地瞧着我吧。

海因里希 你的金髮何等美麗，可等豐羽呵！我的許

多夢中最美麗的人兒，如有你伴我，則幽界渡戶

卻倫 (Chouen) 的船也要變成帝王的畫舫，它張

起深紅的風帆，朝着旭日，開始壯麗的航程而向東

前進，你感到西風嗎？感到它霍霍地吹出最初的呼

吸嗎？撫摩着南海藍濤的白沫浪花——使我們浴

着水沫那種金鋼石似的爽快的——這你可感到

沒有？於是我們……就彷彿置身於黃金和綢緞之

中而休憩着，一面懷着幸福的確信，一面計算我們

相隔的距離。你該知道我們相隔的是個什麼地方

吧——那就是你所認識的一個綠島，那兒白樺的

傾斜而俯身於蔚藍的潮水中，好似要去洗澡。你也

許已經聽到了一切迎候我們的春鳥歡歌的聲調

……

羅登德蘭 是的，我聽到了！

海因里希 好了，我覺悟了。當我醒後，就有一個男子

對我說：一起走呀。一會兒光就消滅了。這裏面變得

寒冷起來，預言者是跟盲人同樣地死去了。可是我

看見了你——於是……

羅登德蘭 (同時念咒語) 名匠呀，你睡着吧！醒來

時，你便變為我的人兒了。期望中的思想底力會盡

它醫療之功，幫助你恢復健康的元氣。(她一面在

爐灶上工作，一面說) 為咒語所隱住的寶藏，現在

就要放出光來了，它若埋在底下深處，那是無論怎

樣也不會放光，瘋犬的狂吠也是徒然的，搖尾乞憐

則損毀了放膽的藝術。可是我們歡喜奉侍他，假如

——這解放我們的人便是我們的支配者！(向海因里希做手勢)一、二、三，你就改造成了新人在新人的改造中，你是被解放了。

海因里希 我身上起了什麼變化從哪樣的昏睡中我醒過來了？是怎樣的朝陽穿過打開着的窗把我的手染成金色了？你這清晨，天喲，假如這便是你的意志，假如這通過我全身在工作着的強銳的力和這胸中燃燒般的新的刺激，這一切都是你底意志的表現，都是你底意志的徵兆的話——好的，那末我就願意剷除這類氣，重新轉向我生涯的步驟，重新期望，努力，希冀，和奮鬥——並且實行創造，創造！

(瑪格達夫人進來)

海因里希 瑪格達，是你嗎？你在這裏嗎？

瑪格達夫人 他彷彿醒來了哩。

海因里希 啊，瑪格達，是你嗎？

瑪格達夫人 (喜出望外) 你怎麼樣啦？

海因里希 (抑制不住地) 好了——啊，好了，我要活了，我有這樣的感覺，我要活了。當真的，我有這樣的感覺。

瑪格達夫人 (忘形地) 他活了，他活了！——我親愛的人兒海因里希，海因里希！

(羅登德蘭睜大眼睛，炯炯地站在旁邊。)

——第二幕完——

### 第三幕

（離雪坑不遠，在人煙絕跡的山中，有座小小的石房子。右手有天然的岩石代替牆壁，水經過瓦陶管子從岩上流到完全天然的石槽上。左手就是得以自由工作的背壁上，有個帶着煙突和風箱的鍛冶竈。）

左手後面，穿過一條倉戶似的開敞的甬道，可以望見高山的風景，諸如山頂，沼池，幽深的叢林頂靠近的是個峻陡的斷崖。

小屋子頂上有枝煙突。

靠右手，是那穹門形的岩斷層。

森林之魔出現於小屋子外面，他搬着一網密疊疊的松枝，躊躇地進來，向四周張望。尼格爾曼由水槽中浮上半身來。）

尼格爾曼 筆直進來吧，卜勒克克庫斯！

森林之魔 是你啊？

尼格爾曼 對啦。真討厭，這些松煙煤臭，教惡魔把牠

們趕走吧！

森林之魔 他們都滾出去了嗎？

尼格爾曼 誰？

森林之魔 喏，他們。

尼格爾曼 大概是的吧。否則他們可不是一定在這

兒的嗎？

森林之魔 我呀，我碰見了那個角落裏的壞傢伙。

尼格爾曼

森林之魔 那壞蛋帶着鋸子和斧頭。

尼格爾曼 他說了些什麼？

森林之魔 他說你老是『庫勒克斯』地叫個不休。

尼格爾曼 這討厭的傢伙，那末他就該塞住耳朵啦。

森林之魔 他說你『庫耶庫』地叫得極淒慘呢。

尼格爾曼 這小子，我要斬下他的腦袋！

森林之魔 那很好！

尼格爾曼 跟他一塊兒的還有個傢伙哩——

森林之魔 （笑）那最可惡的東西吧！他跑到我們

山上來，挖了又掘，造了又築，掘出金屬，燒呀，熔呀，煮呀。還要利用水妖水男這些東西去拖他的車子。第

一等美麗的妖精做了他的寵姬，對啦，我們卻反要站得遠遠地瞧他們相好哪。那鬼東西從我這裏偷了花兒去，還有錫石瑛，黃金，寶玉，以至於黃色的琥珀的樹脂。整天整晚打扮了身子去侍候那男子。跟他，她就和他接吻；對我們，她就置之不理。她從沒有違過他的心意。那傢伙呢，他的不分晝夜的鐵鎚底轟擊聲，最老的大樹被它撼倒，地面爲之震動，山谷爲之響裂。他的鍛冶火血血紅，一直映到我那最遠的穴洞。他要幹出些什麼勾當呀，魔鬼才知道吧！

**尼格爾曼** 卜勒克克庫斯！那時要是你把他結果了哪！那麼他早就腐爛在水中，跟那萬惡的鐘兒一同。而且假如鐘當作是我的骰盤的話——那做骰子的定是他的骨頭了。

**森林之魔** 那壞蛋！我想這樣是不錯的。

**尼格爾曼** 然而現在卻巧相反，那傢伙既健康而且強壯地做着活，他那一下的鎚聲幾乎刺入我的骨髓中來。（啜泣地）他還給那婊子製造金釵，指環和金鏈，撫摩她的肩膀，酥胸和臉孔，相親相愛。森林之魔 可是據我這羊臉看來，你也許在發瘋哪！

那傢伙既然摟住了她這個婊子，你老人家就是哭啼啼也沒有用呀。總之那婊子是不愛水男的！她既然不愛你，你就該振作起來，海是深的，世界是廣闊的，就是提一二個水妖來罷也可以放蕩地解一解悶兒，像那士酋似的徹宵載飲載歌。那樣，當你瞧着他們雙雙飛入牀內時，也就能完全平心和氣地處之泰然了啦。

**尼格爾曼** 老子要把他殺死……

**森林之魔** 但她緊緊地摟住着他呢。

**尼格爾曼** 我咬斷他的喉嚨……

**森林之魔** 她不會落入你的手上，你能怎麼辦呢？祖母護着他。你發怒和呼號，祖母都置之不聞。而況他們一對兒真是情投意合，多要好哪。還不如拋棄了這念頭，耐心地等待機會吧。

**尼格爾曼** 說這多可惡的話！

**森林之魔** 時光荏苒——人間總究是人間。沈醉是不能長久繼續下去的。

**羅登德蘭** （尚未出現，但她正唱着歌跑來了。）  
一個甲蟲停在樹上，

嚙嚙，嚙嚙！

著了一身黑夾白的衣裳，

嚙嚙，嚙嚙。

(羅登德蘭出現)

噯呀，客人怎麼啦！大好的晚安！我的黃金洗好沒有？  
尼格爾曼！我的柴火搬來沒有？我的好羊腿嚼吧嚼吧，  
我滿身背來的全是珍奇的寶物，真的我費了好大功夫到處去尋來的。喏，這是山水晶，喏，這是金鋼鑽，這兒裝的是一袋金粉，這兒的是個蜜蜂的窠……  
啊，好熱的天！

尼格爾曼 熱天之後，接着還有熱夜呢。

羅登德蘭 也許是的，不過涼水是你的本行。那末攢下去，好生地涼一會吧。

(森林之魔不禁狂笑起來。尼格爾曼無聲無息地沉下水去了。)

羅登德蘭 總是這樣地跟他搗亂，要教人發怒才撒手吧。

森林之魔 他那壞蛋！

羅登德蘭 不得了，我膝上的帶子發狂啦，它束得我

疼痛了。

森林之魔 若是行得，我就替你寬一寬吧。

羅登德蘭 你不是個好傢伙——山男，山男，滾你的吧！你帶了羊騷臭和大羣兒蒼蠅進來，在你的四周，

蠅子全像雲霧一般繚繞着。

森林之魔 在我看來，當然的，牠們比蝴蝶還要好些兒，要是蝴蝶們飛來，那就帶着粉翅跟你纏個不休，一時撲到唇邊，一時鑽進髮裏，到了晚上還得黏住你那胸和腰啦。

羅登德蘭 (笑) 罷了，罷了，請你別替我擔心吧？

森林之魔 你懂得嗎？把這車輪送給我，哪？它是怎麼個來歷啦？

羅登德蘭 你該知道得很清楚吧，你這個壞蛋！

森林之魔 若不是我拆壞這載鐘的車子，那神鷹怎會飛到你的懷抱來？因此你該謝謝我，把這東西送下。我用樹脂滲透的繩索把它網得緊緊地，點上火兒，再去找一個最峻陡的山坡，把它筆陡地丟下去，那該是多有趣！

羅登德蘭 那末一會兒村莊就要起火啦。

森林之魔 就是要它這麼，血紅的犧牲的火，血紅的風！

羅登德蘭 那樣的事怎麼成呢！趕快滾吧，山男，山男！  
森林之魔 那麼地性急嗎？我真的不能在這兒嗎？可是你得告訴我一聲，你那位先生在幹些什麼事？

羅登德蘭 他在做一種工作。

森林之魔 這才希奇！白天工作，夜裏接吻，他又在鑄鐘了！山戀谷，谷戀山！一下子就產生了奇異的細工作。是個半獸半神的混血兒，在地上受稱譽，在天堂遭譏刺。來吧，妖精，到榛林中去！你所說的我都會幹。你未必能靠他得到榮譽，你未必能靠他做成救主之母呵。

羅登德蘭 你這畜生，混蛋！你要是再來譴辱師傅這個好人，我就噴出火兒把你眼睛弄瞎，當他在晚上響他的鎚聲時，正是努力爲着解放你們，擺脫魔鬼底束縛呀！雖然你們並不瞭解，但你們，我們和其他一切，現在確是都在被咒詛之列了。你要留着就留着吧！但是你們在這兒誰也沒有權力了，因爲這領域內現在是師傅的精神所支配着的了！

森林之魔 那些事於我有什麼相干呢！替我問候一聲你的丈夫吧。遲早我的火是總要鑽到這兒來拜訪他的。（笑着退去。）

羅登德蘭 （短時間之後）連我自己也不懂，我怎麼了啦？多熱多鬱悶呀！到附近雪野去走一走吧！那洞穴很涼爽。那碧清的陰涼的溶雪水全似冰一樣，的確是很爽快的。——忽地我踏着了一條蛇，彷彿硫磺放在硫青石上晒着太陽似的，牠向我咬了一口，噠咯的一下就逃到上面的石溪去了。唉，多苦悶啊！——腳步聲——聽啦——是誰來了——

牧師 （登山的服裝，臉色緊張得幾乎透不過氣來，在門口前面出現）這兒，剃頭師，請跟我來吧！爬上這兒就好了。真不是容易的事，可是而今總算確實地站住了。那是比任何事情都費力呀！但我們全爲上帝的意旨而幹事。倘若我能做一個良善的牧人那樣，幹了營救迷路的羔羊似的工作，那末我的辛苦總會獲得百倍的報償。不斷地奮勇前進吧！（走進小屋子）有誰在家裏嗎？（認出羅登德蘭）噢，見到了！原是你在這兒！我們早就料到了這樣的事！

羅登德蘭 (臉色蒼白，怒容勃發) 你到這兒來幹嗎？

牧師 你早該知道我來幹嗎啦。神明睜睜，千真萬確的！我有着十二分餘暇，讓我先把呼吸鎮靜一下！——乾去了一些汗珠兒再來談事吧。那末，小姑娘，我要問你一件事，你是不是獨個兒住在這裏？

羅登德蘭 你沒有任何理由向我來問這事！

牧師 這是什麼話！沒有弄錯，完全對了。你這副腔調，一下子就揭去了你的假面具。噯呀，再好沒有，這麼一來就省掉了好些手續。你這傢伙……

羅登德蘭 小鬼，你當心着吧！

牧師 (握着拳頭向她那邊走去) 你敢動我半根毫髮！我的心既堅固而又聖潔，什麼東西都不怕。因為我感覺到增添力量在我這老邁的脖子上，向我奮勵勇氣，爬上山來，進你們魔窟的上帝，仍然幫着我——你這小妖婆，別企圖在我身上施展你的頑抗，你那妖冶的法術是徒然費事的！你把他勾引到你的山上……

羅登德蘭 誰個的事？

牧師 誰個？那海因里希師父咯！除了他還有誰呢？你憑着魔術，憑着又香又甜的陰間祕方，終究把他弄到你的手上，像小狗似的馴順。他那樣的一個男子，是一家之父，一世之鑑，他虔敬直達心髓。啊！偉大的上帝，豈知無故跑來一個娼婦，根竟把他勾引了去，使他拜倒石榴裙下，隨心所欲地拿他來擺佈。這到底是對於一般基督徒的嚴重的污辱呀！

羅登德蘭 縱使我是個強盜，也沒有從你那裏搶了任何東西啦！

牧師 你以為沒有搶我什麼東西嗎？這無恥的傢伙！你不僅搶了我的和他妻子的，而且還有他孩子們的一——甚至從全人類中奪去了他這個人！

羅登德蘭 (忽地改變態度，佔了勝利似地) 喂，瞧一瞧你的前面吧！看是誰跑來了？你沒有聽到他那自由的腳步底整齊的聲音嗎？你的可憐的誹謗還不變為歡笑嗎？你還沒有感覺到『拜爾達』神(註：『拜爾達』神(Balde)為光明之神)。那樣的眼睛的光輝嗎？它不是纏住了你的手足像舞蹈一般嗎？便是被他的足蹂躪的小草兒也都引以為樂哩。王上跑

近來了。叫化子，你怎不喊出歡呼聲呢？噯啊，呀哈嗨！  
師父！你歸來了！（跑到海因里希那邊，倒在他的手臂中。）

海因里希（著了一身畫師工作式的制服，手上提了一個鐵鎚而出現。和羅登德蘭攜着手走近來，認出牧師）來得巧！真是來得巧！

牧師 上帝保佑你，我所懷念的師父啊！這是現實吧！現在你身壯力健，全像枝新生的筍子一樣強壯。所以誰也想不到幾天前你是個睡倒在病榻上的人兒。幾天前，你衰弱無力，蒼白已極，差不多是個絕望的人了。真的，我覺得至高者的愛確實以全能的氣息垂憐了你，一下子你就能雙腳跳下牀來，像大衛那麼地歌舞着，來頌讚和歡呼我們的救世主上帝！

海因里希 不錯，全如你所說的那樣。

牧師 你是奇蹟呀！

海因里希 那也是真實的。我感覺我的全身處處有奇蹟工作着，喂，你趕快跑去（向羅登德蘭）給牧師先生嘗嘗我們的酒吧！

牧師 不對不起，今天不行。

海因里希 還是拿來吧！請試一試，這是好貨色呢。一定能使你稱心的。那末請坐吧。我自從受病痛的糾纏以來，今晚才碰巧舉行第一次新的歡宴會。想不到頭一個跑到我這可疑的創作領域來的人竟是你呀。所以今天是有加倍意義的歡樂的事，因為同時證明了你是有責任心，能力和愛的人哪。而且又看見你以堅實的拳頭，扯斷了以殺人為職務的繩索，使人類着眼於逃避世慾，而去探求上帝。

牧師 啊啊，感謝上帝！我明白了，你還是跟先前一模一樣。在山谷中喧嚷的衆人都在造謠言，說是你完全跟以前改變了。

海因里希 我完全跟先前一模一樣，但也有些跟先前不一樣——把窗子打開呀，讓光明和上帝一同進來！

牧師 話兒說得好！

海因里希 在我所知道的言語中，這是頂好的了。牧師 我還知道更好的話，不過你講的話也算好的了。

海因里希 若是行得，請把你的手交給我，我要指着



雄雞，白鵝和馬頭起誓！如此我就以全心全意迎你爲友，把我這靈魂的青春之門爲你全部敞開。

牧師 就請你安心地打開來吧！這是你常常說過的，而且我的內心也是你所深知的。

海因里希 對啦，你的心我是瞭解的。可是即使你不瞭解我，而且拿出對朋友的假面具來，那我的心也還是有勇氣向善的。卑微雖是卑微了——可是斷然地說，黃金依然是黃金！那怕在阿諛心的塵埃中，我這向善的心也是決不喪失的。

牧師 師父，請你告訴我，這奇妙的誓言究竟是什麼意思？

海因里希 是關於我所說的雄雞與白鵝嗎？

牧師 還有所謂馬頭呢？

海因里希 這是怎麼想起的，我也不知道。大半那雞是在你的教堂的屋頂，在最高的頂點朝着太陽而站着的天氣雞——馬頭是指你鄰居嘉爾格屋角上的一個馬頭——至於鵝兒就是指在蔚藍的空中飛過的白鵝——總之，這樣那樣都是隨便談談的結局，無非是這麼一回事——喏，酒來了，好的，我

以最懇摯的話來說，爲了祝賀我，你和你們的康健，我飲這酒！

牧師 多謝！我要這樣地回答你：但願剛才痊復了的人健康起來！

海因里希 （踱步）我痊復了，而且重新改造過了！這在各方面都感到了徵兆。我的胸愉快地在伸縮，在歡樂的呼吸時充滿了力。那時候全像是五月裏的力，透入體內沁徹臟腑的神氣。我的手臂也變成鐵似的了——我的手掌卻如同鷹爪一般，充滿着工作和創造底急迫的慾望，我的手在太虛中一張一合。我園中的聖壇你看見了沒有？

牧師 你講的是什麼？

海因里希 就在那兒。這也是一樁奇蹟。你看哪！

牧師 我什麼也沒看見。

海因里希 我是說那株樹，像開着花的晚霞似的。因爲法萊雅女神要飛臨到那樹梢上。你若是站在那樹幹傍，就會快樂得發抖似的支不住身子。無數的蜜蜂嗡嗡地如癡如醉，熙攘於花香中正在忙個不己。我自己就好似那株樹的神情。法萊雅女神跑進

我的靈魂來，也彷彿她降臨到樹梢一樣，我的靈魂便能於一瞬間燃起火花來。假如有口渴的蜜蜂，儘管飛來好了——

牧師 啊，再講下去，講下去吧！——我喜歡聽着你，你和那株開花的樹該是大可誇獎的。但果實是否能成熟，卻要由上帝的主旨啦！

海因里希 真的，最親愛的朋友！那有一件事不由上帝的主旨呢？他把我推落到二十丈深的地方，又把我拾起來，而今則使我如此茂盛地亭亭玉立着。花也罷，果實也罷，萬物，萬物都由他造成。現今我所祈求的是要他賜給夏天的祝福！因為生長在我內部的東西，需要繁榮，還更需要成熟的機會呀。這一切都是實在情形，我對你說！——這是一椿從來未曾想到過的工作。這是用最高貴的金屬鑄成的鐘樂，不需人手就能够自己發音和擺動的。假如拿我的手當做所謂海洋之音的貝殼那樣，擱在我的耳邊靜靜地諦聽着，那就可以聽到它的聲響——假如闔上你的眼睛，那末它的原形便會了如指掌地湧現在你前面——喏，我現在已經享受了一件禮物，

——這禮物當以前你們稱讚我所謂幸福的『名匠』時，我是以難言的苦痛去承受的。然而過去我既不能算是名匠，又不能算是幸福！只有現在，我才兩全俱美，既有幸福，又是名匠了！

牧師 人家稱你『名匠』，我是喜歡聽的，但你自己也這麼稱呼起來，卻是不可了解啦。——你究竟爲哪個教堂幹着你那創作的呢？

海因里希 並非爲哪一個教堂。

牧師 噢，那末是誰拜托了你的呀？

海因里希 就是命令那株縱樹亭亭玉立於斷崖邊上的那一位說真話，你們所建築的那座小教堂，已經是一半傾頹一半燒燬了。因此，我要把新的基礎立即安置在高處——用新的基礎來建造新的教堂！

牧師 喲，師父，師父！——這我可不能不反對，無論如何，我們已經是不能了解的了。因爲照我的意見，乾脆一句話，你那工作是沒有辦法而且實在太耗費了……

海因里希 是，正因爲太耗費一點。

牧師 是那樣的鐘樂呀！……

海因里希 你喜歡稱什麼就稱它什麼吧！

牧師 的確，你剛才就是這麼稱過它的。

海因里希 這種稱呼，在我自己是因為不能不給它一個名字，而且祇有我才能够而且應該給它這唯一的名字。

牧師 那末請你告訴我，究竟誰來支付這工作的代價呢？

海因里希 誰支付我那工作的報酬嗎？牧師先生！牧

師先生！你以為天下有支付幸福於幸福，支付報酬於報酬的嗎？——假如我這種稱呼，你也喜歡拿它來喚我的作品，那你就稱它為鐘樂吧！但是那樣的鐘，在任何教寺的鐘樓裏還找不到一個能够趕得上它的，能够像它那樣發出瀾漫的響力的，當它的聲音轟烈地震蕩於牧場之上，它那根源的暴威甚至可與春雷比賽。所以在它作雷鳴與擂大鼓的高音時，一切教堂的鐘兒都要變作緘默無聲了。它一面歡欣地呼號，一面就告訴大家：新的光明在世界上誕生了。萬物之母的日神呀！吸了你乳房的奶而

長成的你和我的孩子們。——他們同樣的都是藉了慈愛親熱的永久的雨力，從褐色的沃土中而引導出來的孩子們。所以他們應當向你走着的純正的軌道，把所有的歡呼一齊對着天上投報。最後你又替我把火點上，燃燒犧牲的快樂，好像那灰色的伸展着的大地如今穿上了綠色的柔膩的衣服一樣。我願意把我自己身上所有的一切都為你犧牲！——啊，光明之日，第一次，從我那花卉的教寺中的大理石廳堂裏，發出喚醒世間的雷聲時。——從冬天重重壓在我們頭上的雲中，降下一陣帶寶石的驟雨時，就好像給寶石的魔力燒焦了似地，使成百萬隻的手帶了財富跑回各自的屋子裏去。到了那日子——那些孩子們，——啊，隨時隨地——就該舉起期待他們的絹旗，好去實現太陽的巡禮，遵守太陽之節啊，牧師先生，這一節日——你知道那浪蕩子的譬喻吧。——太陽之母便是把它贈給迷失的孩子們的。當絹旗飄飄作聲並且隨風招展時，那羣衆們就馬上要趨向我的寺院裏。這時，我那奇蹟的鐘樂便盡情地發出最動人的激越的聲音，使所

有的胸懷於悲愁的快樂之餘，個個都啜泣起來。那唱的是一首已消失而且被遺忘了的歌兒，是故鄉的兒童的愛之歌，是從故事井底汲上來的，爲大家所熟識，然而從未聽到過的歌兒。它唱起來既婉轉，又像燒着全身而起不安似的，一時如黃鶯之悲鳴，一時又轉成斑鳩的笑聲——這時，所有人類的胸中的冰塊都會溶解起來，而一切憎惡，鬱悶，憤懣，苦痛和煩惱，統統會融合起來變成熱的熱淚。這樣我們全體便走向十字架那邊，一面還掛着眼淚，歡欣地喧嘩而去。這時，被太陽之力所解放的，死去了的救世主，終於伸動他的手腳，充滿着光輝，笑容和永遠的青春，變成青年而走向五月中去了。

（海因里希愈說愈響，在極大的激動中，終於講得恍惚起來。現在他興奮地踱來踱去。羅登德爾震顫於陶醉和愛情中，眼上噙着淚，在海因里希身旁斜跪着，並且吻他的手。牧師聽到這番話漸次發生不悅和驚悸。直到最後，他變得木雞一般。一會兒之後，他雖是竭力地鎮靜，使自己緘口無言，但這平靜卻一下子就消失

了。）

牧師 師父，你的話聽得很明白了，教區中有聲望的人們所關心的事也聽懂了，各種情節都不差分毫地了解了，甚至關於這鐘樂的夢囈。我所痛惜的，就是不能言所欲言。現在別的話暫且不提，言歸正傳，我的來到此地，並不是爲了要探聽你的奇蹟，不是，我是想在你的艱苦中來幫助一下的。

海因里希 在我的艱苦中？那末現在我難道是落難了嗎？

牧師 你啊！你可以清醒了！快醒來吧！你在做夢……最可怖的夢哩，只有到了受萬劫不復的嚴罰時，你才會醒吧！倘以上帝的言詞來叫醒你，而還不成功的話，那末你就只有毀滅了！——永遠毀滅了，海因里希師父！

海因里希 我倒不是這麼想。

牧師 聖經上是怎麼樣說的呢？『上帝所欲毀滅者，必先予以打擊，使之成盲目。』

海因里希 假如那是上帝的意旨，那末即使你們也是不能使上帝停止的。但我若是充滿了唱讚美歌

似的純潔的心，現在躺在朝雲之上，用自由的眼去看九霄天邊，假使自稱爲盲人，那樣就會激起上帝的震怒，而以永遠的黑暗來責罰我嗎？

牧師 雖然海因里希師父那種高飛上天的本領，我實在趕不上。我是個單純的男兒，一個生在地上的俗人。那種超昇的事情一點兒也不懂。可是你如今所不瞭解的一件事，我卻是知道的。那就是什麼叫做正與歪，善與惡。

海因里希 就連亞當吧，在伊甸園中，他也不知道這個哩。

牧師 那是句老生常談，毫無意識的話。你再不能掩飾你的軌外行爲。對不起——我要請你想想這件事情：你是有着老婆，還有孩子的呀！

海因里希 此外呢？

牧師 你離開教堂，搬到山上，幾個月沒有歸家，家裏有老婆戀念，而你的孩子們，日日夜夜飲着母親的眼淚度日。

海因里希 （經過較長的沈默之後，感動地）牧師先生，假使我的能力可以乾去這眼淚的話——怎

麼樣我都是願意幹的！可是現在我沒有這能力。在苦惱的時刻，我已經充分地感到：現在我沒有辦法來鎮靜這一點。在愛情中重新甦生，而純粹爲愛的，我是不能將自己豐滿富溢的容量去充足他人的空虛之盃的，爲什麼呢？就是因爲我的酒——一到她的盃子裏，就會變成酸醋，苦汁和毒液啦。以鷹爪代替了手指的男子，是否可以撫摩害病嬰兒的濕臉的呢？這裏就得請求上帝的救助哪！

牧師 這不能不說是瘋狂，邪惡的瘋狂呀。是的，我就這麼說，師父爲了你的心可怕地頑固，我已經不由自主地戰慄起來了。和萬惡的敵人的戰爭是結束了，現在卻要來假冒上帝……真的，我難道不明白嗎——一度試驗，到底不能成功呀。咳，你所荒談的這事業，啊，偉大的上帝呀……你完全瞎了眼睛，這是異教徒的腦袋裏鬧出來的花樣兒，是一樁最醜惡的罪孽呵！我以爲去看你完成你那魔王，日神，牛神的殿堂，比較往昔埃及人所祈求上帝降一切可怕的瘟疫給某信徒，還要更加可恥啊。請你回心轉意，仍歸正念吧！堅守着基督徒的信念吧，爲時也還

不遲，快趕掉這婊子，這淫婦，這魔女吧！趕掉子妖魔，鬼怪，可咒詛的惡魔呀！那末一下子所有的魔怪都要變成無影無蹤，而你也就得救了。

海因里希 當我奄奄一息臥病在牀上發熱時，這女子跑來扶起我，又把我治愈。

牧師 與其這樣痊愈起來，倒不如死了的好！

海因里希 這一點你可以隨便的喜歡去說好了。但是我卻已經享受了新的生命！當這新的生命存在着，以至於死神把我解放的時候，我總是永遠感謝她的恩惠的。

牧師 要是那樣——你已經完了。你陷於罪惡太深了，直到頸頸上面了。那裝飾得天國樣的地獄，現在已經把你束縛住了。——話兒就在這兒帶住吧，可是我要求請你牢記，現今仍與往昔無異，妖魔全跟異端之流同樣，他們都是火刑室裏的燃料。民衆之聲便是上帝之聲！你那鬼鬼祟祟的工作無論如何是不能瞞過我們的，那就是我們對着你，所以發生戰慄和憎惡的緣故。一旦到了羣衆不顧一切，掀倒動亂的堤防，舉起最神聖的手向你實施威脅，爲了防

衛自己，他們羣起而殺至你的工場，到那步，這也許是情不容赦的事了！

海因里希 （經片刻沉默後，安靜地）哦，哦！請聽我講吧，你的話不足以使我害怕！假如有個疲乏的旅人，我拿了極冷的酒送給他去喝，他卻連壺帶杯一同從我手上打翻——那怎樣辦呢？到底還是不怪他吧。他即使疲乏至死，也是他自己的主意，或許是他的命運吧。並不是爲了我的緣故。因爲我自己沒有渴，我已經充分地喝飽了！至於自欺欺人者，要以盲目的憎恨來攻擊我這個無辜的勸酒者——以黑暗的泥濘，投向我靈魂的光明——即使那樣，我也還是我，我仍然要幹我所願意，我所能夠的工作。直到現在，我雖是曾經打碎了不少的鐘的形相，但有一天我還得舉起恐怖的鐵錘，把那經賤民之手，用惡心，苦汁以及其他一切下劣造成的東西，恐怕它的聲響也是愚鈍的——憑巨匠的事業把那個壞鐘打或粉碎。

牧師 那末請你努力前進吧！珍重前程，我的話算是完了。你那罪惡的蕪草已非人類之手所能除根，願

上帝垂憐你吧！可是請你記住一句話，也就是後悔這一句話。將來有這麼一天，孩子呀——在你夢的誕生中——一枝箭恰巧打中了你的心臟下部。——那時你要生不能，求死不得，你就會咒詛你自己，上帝，自己的事業，以及所有一切的一切啦！那時候……那時候可以想起我來了。

海因里希 牧師先生，我要是自己來描繪自己身上毛蓬蓬的亡魂，一定要比較你高明一些的吧。我想你所妄談的那些事是決不會發生活。對於防備

你們射來的箭，我已經完全有了保證了。它不但未必能損害我的半片皮膚，而且也不能損害我的鐘。你知道的，它渴慕深淵，因而才掉下去，現在歇在湖水底裏，不時一定仍將再度雷鳴的！

牧師 那鐘聲還要響到你的耳朵裏來嗎，師父？末請你記着我吧！

——第三幕完——

## 第四幕

（與第三幕同樣的石房子內部。右手石壁上開着一扇門，直通山洞。房間左邊有座帶風箱與煙突的打開了的鍛冶爐，那上面正燒着火。

離爐灶不遠，有座鐵砧。海因里希鉗了一塊火紅的鐵放在鐵砧上；六個著礦夫服裝的小侏儒站在一旁。

第一侏儒和海因里希一同拿着火鉗。第二侏儒揮起打鐵鎚，槌擊於紅鐵上；第三侏儒拉風箱煽火。第四侏儒以極銳利的注意，一動不動地凝視着工作。第五侏儒站着等待，他拿了棍棒，好像等待打鑽子似的。第六侏儒頭戴光輝的冠冕，像坐在一個小而高的王座那樣的地方。已被鍛成和鑄就的鐵塊四下亂躺着。都是備建築的有寓意的東西。）

海因里希 打呀打，打下去，直到你的手臂枯萎！你嗎

鳴的哭泣不能打動我的情感，看你偷懶吧。要是沒有如期完成數目，我就得將你那鬍鬚揪到火裏去燒焦的！

（第二侏儒扔下鐵鎚）

海因里希 正如我料想的那樣！等着吧，小子等着吧！我要是一旦下了警告，那決不是跟你們開玩笑呢。

（那侏儒被海因里希拖到爐火上亂嚷着。於是風箱傍的侏儒便更熱烈地工作起來。）

第一侏儒 我已經不能再打了！變成了僵石哩，師父呀！

海因里希 現在滾吧——（向第二侏儒）算是出了力嗎，小子？

第二侏儒 （非常喜歡地頷首，重新又舉起鎚子盡力槌打。）

海因里希 到底是畜生！你們這些賤痞非嚴厲管束是不行的。（又拿起火鉗柄子）跟這些小鬼一同過着日子，即使馬蹄鐵匠也不能把鐵兒打圓吧。第一鎚剛打下去不多久，卻想逃避或倖免第二鎚了。



要想到榮譽的孤注一擲的事業，非有成幾千人的耐心信託是做不起來的。打吧，打吧！熱鐵易屈，冷鐵就不然了。你在那邊幹什麼？

第一侏儒（熱情地想把火紅的鐵用手來製成模型。）我用手來做出一個樣子吧。

海因里希 怎麼這樣沒頭腦的蠢貨呀！你想把手變成灰燼嗎？倘使你不曾當差了，我要幹什麼才好呢。純粹的傻子我所期望的事業是用牠們自己的力量支撐起巍峨的建築物，把我的鐘兒掛上隔絕人世的自由高空中，安置在快近太陽的鐘樓上，那樣的事業不待你們的幫助，我將怎樣成功？

第一侏儒 模型造成了，我的手萬歲，雖是有點焦損，但只是那麼一點兒呀。

海因里希 快跑到水槽裏去！叫尼格爾曼那傢伙，用水藻把你的手指涼一涼吧！（向第二侏儒）那末休息一會吧，懶傢伙用辛苦賺來的休息，是可以十分愉快地享受的。細看着努力製成的好產物，我就會找到無限的安慰。（他取了一塊鍛成了的鐵，坐下來，細細玩看。）好貨色，真的！慈愛的指導之力，賜

給我們此刻的果實，給我們戴上冠冕。我已經滿足了，我以為它至少有那樣的價值由不成形的東西變得像個樣子，由混亂之中，可以挑出寶玉，現在這刻兒我所需要的便是那個。既適乎上面，又合乎下面，還把這個補全那不完全的一部份。你在囁囁些什麼？（第四侏儒爬到椅子上，在海因里希耳邊囁囁着。）別則聲，妖魔呀！你要是不沉默，我就得細綁你的四肢，把猿轡套在你的嘴上……（侏儒逃遁）這部分到底為甚麼不適合全體？有什麼事不稱你的心？別人問你，總該說些什麼呀！我從未有過如今這樣的高興，我從未做過這樣得手應心的事情。有什麼事得罪了你，難道說我不是名匠嗎？小鬼，你敢大膽地跟我爭個高低嗎？上這兒來把你肚子裏想的事清楚地說出來吧！（侏儒再上來囁囁，海因里希臉色轉白，歎息着起立，憤憤地把製就的東西擱在鐵砧上。）那麼只有魔王才能完成這工作了！我不如種種馬鈴薯，養養蘿蔔，吃呀喝呀睡呀，一直活到死吧。（第五侏儒奔向鐵砧）小鬼，當心些，別觸動它！你那青紅的花臉，豎直的頭髮和歪斜的眼，就

能嚇唬我嗎？那是什麼話！向着你們屈服嗎——假如用盡我這手臂的力量，結果還不能壓倒你們的話，該死的小鬼呀，那末他只剩着一條道路，就是俯首貼耳，等待你們的棍棒的慈悲了。（第五侏儒狂暴地打碎了那鐵砧上的已鑄成的鐵塊，海因里希咬牙切齒地）好吧，那算什麼！已經到時候了。丟下一切重擔滾吧，小鬼們，滾吧！如果明朝能送給我新的力量——希望那樣才好——到那時再來叫你們吧。滾蛋呀！不願意做的工作對於我是沒有用的。喂，你這在風箱旁邊的小鬼，今天一天難為你燒紅了一塊新的鐵啦——滾你的吧！（除了那個戴冠的以外，其餘侏儒們都潛入岩門消隱了。）還有你戴冠的小子，剛才一句話也不說，你幹嗎站在那裏等着也滾你的吧！你今天也不說話，明天也不說話——什麼時候，你才開口呀，只有天才知道你吧？我的工程呀何時……何時才會完成。我疲倦了，疲倦了……黃昏時候呀，我不喜歡你，夾在晝與夜之間，既不是這個，又不是那個。你從我的手上搶去鐵鎚，同時又不讓我睡眠，祇有睡眠才是有休息的唯一

意義的東西哪。一個充滿焦急的心，除等待以外，無力地等待以外，沒有別的了。懷着苦痛等待新的日子總是焦急的呀——太陽，被無限的深紅色包住了四周，沉沉地沉到深處……把我們孤零零地棄在這兒，我們晒慣了日光，現在只好無可奈何地戰慄——除了以可憐的姿態委身於黑夜之外，就沒有別的方法。清早是王者——晚上是乞丐，我們睡時，襁褓便是被褥了。

（他躺在牀上，伸開身子，睜着眼睛做夢。從打開着的門外吹入一陣白色的霧。當白霧消散以後，尼格爾曼出現於水槽的邊緣上。）

尼格爾曼 庫拉克斯卜勒克克庫斯，如今那地，老爺！終竟呼呼的睡在這蘆葦之屋中，耳不能聞，目亦不能見！佝僂的幽靈們爬上那灰色的雲霞似的山上，用拳頭那樣的東西作無聲的威嚇，同時歎息似地搓着雙手。這些他一點兒也沒聽到，駝背的老縱樹的透氣，他也沒聽到——自己激盪了樹枝，卻像老母雞張開翅翼那樣吃驚，聽不見妖精們兇惡的怪異的笛聲，那最古的松樹底針葉卻在顫顫發

抖。血早已凝凍了，冬天的戰慄直感到骨髓——可是他仍不休止他的怪脾氣，當睡眠之中尙且還在工作。停止了！好吧！你的奮鬥是徒勞的，因為你是跟上帝在奮鬥哪！上帝喚你起來，向你挑戰——現在你已經敗退了，因為你是懦弱的蟲呀！海因里希！輾轉喘息！你的犧牲是徒然的，罪孽終究是罪孽！要把罪行變成功績，把責罰變為報酬，你想奪取上帝的祝福是不可能的。你已經充滿了污點！你的衣服膠住了血漿。可是能洗淨它的濯衣女，不管叫了幾遍也不會到你那裏。黑妖精已經集合於岩穴和谷底，正待進行大規模的狩獵。那些獵犬的吠聲使你充耳欲聾——牠們對於獵逐的對象很熟識！霧的巨人造起可怕的高塔，漫無涯際的城牆，在澄澈的天空中建築那黑雲的砦堡，緩緩地緩緩地爬到你的山上，把你，把你的工作，以及一切的一切全都壓倒！

海因里希 痛呀，妖魔害我！救命救命，羅登德蘭！  
尼格爾曼 她聽到了，跑來了——就算那樣，還是沒有一點兒用的！假如她是法萊雅女神，你是拜爾達

菩薩，同時你又背起了盛滿太陽之箭的幌子，而且你放的箭就算是百發百中——你還是不能不敗的！——仔細聽吧，在那深的湖底，在那砂礫和石塊之間，歇着一座鐘兒。它想升到天上光輝照耀的高處。魚兒游進游出……但是我那年輕的金髮小娘子，遠遠的躲開弓矢，只是非常地害怕它——她耐不住苦惱，常常要哭泣，完全跟鮮血塞滿了鐘一樣，你看那古鐘的叫聲多麼古怪呀。搖動身子，骨碌一轉，就從湖底泛了上來。喂喂，當它的聲音又響到你耳邊時，你就大禍臨頭了啦！噫，噫，噫！上帝從夢中把你救出來吧！噫，噫，噫！多陰慘，死亡好像在鐘裏面一般。噫，噫，噫！上帝從夢中把你救出來吧！（尼格爾曼沈入井內。）

海因里希 來呀！救命！惡夢之魔難爲我！救命呀！（醒來）是哪兒……這裏，我到底在哪兒啦？（揉眼，張望四周）有誰在這裏嗎？

羅登德蘭（出現於門口）是我！你喚我嗎？  
海因里希 哦，來呀！到這邊來呀！把你的手攔在我額上吧——是這樣。我要摸你的頭髮，你的心臟……

和你來呀……是這樣，走到我近傍吧！你帶着森林的爽氣和迷迭香（Rosemary）來吧。我們接吻！我們接吻！

羅登德蘭 怎麼了啦，最好的人兒！

海因里希 沒有什麼……我也不懂。大概是我因為睡在這裏受了涼吧——給我拿塊毯子來——我失掉了氣，也用盡了力，疲倦的心臟直至發悸。黑暗的勢力闖了進來——我已爲它的犧牲，它們虐待我，扼住我的咽喉……但現在已經好了。不要緊吧！——你喲——我已經鎮靜了起來牠們要來就來吧。

羅登德蘭 誰個呀？

海因里希 是仇敵們！

羅登德蘭 那個仇敵？

海因里希 所有不知名的仇敵們！我也還是不變原樣地站着。即使當人們睡覺時裝做鬚狗似地卑怯地跑進來，我也不怕這些小鬼們！

羅登德蘭 你在發熱哩，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祇是少許有點冷罷了，可是不要緊的。擁

抱我吧，衛護我吧！

羅登德蘭 好人兒最好的人兒！

海因里希 告訴我一句話吧，你相信我嗎？

羅登德蘭 你這拜爾達那樣的人！太陽的英雄若白的人！我要吻你那澄明的藍眼睛上的，好像穹窿似的白眉毛……

——間息——

海因里希 唔，我是這樣的人嗎？像那拜爾達神嗎？你得使我相信這點！知道這點！請你給我的靈魂以崇高的陶醉，在工作時這陶醉對於靈魂是必需的；那時一手要拿火鉗，一手要揮動鎚子，辛苦地工作，同時還非刻大理石，非打鑿子不可，所以常常失此而顧彼，然而努力的汗水卻往往得不到結果——而且還要失去陶醉和信仰，弄得胸部緊張，眼睛發黑，靈魂的證明的原像因之而消失。在一切瑣屑的日常事務中——像太陽的紫氣似地——要是沒有寶匣寶璣，實在難以保持這天賜的禮物，使它不致遺失。等到這禮物一旦走失，那末信仰也就一同完結了。你站着好像是受了人的欺騙，同時又想教

人擺脫完成工作的苦惱；然而你得知道這種苦惱一到成功之日，都可以藉勝利的歡呼來掩過你的眼睛。儘够了吧！——但是從我這犧牲物上還會冒出一股筆直的煙，昇上雲霄。假如天上用手把它壓下，也只好由它啦。那時傳道師的衣服從我肩上下滑下——我卻並沒有把它剝掉——於是被安頓在高處，竟沒有誰比得上我，現在我就應該默默地從尚烈山下來。好的，你拿火把來吧！光亮哪顯出你的本領來吧。巫女喇獻！獻你的酒呀！我們學習世間普通人的樣，用我們無敵的勇氣也抓不住逝去的幸福嗎？可是——與其像下等的賤民——他們那麼懶惰，一天天曠費在荒嬉中，我倒情願把無可奈何的閒暇，去充實更多的生命，用更大的權利來求得愉快。好，奏樂吧！

羅登德蘭 我飛過山中有時像蜘蛛網被風飄蕩那樣，有時像山蜂兒冲鋒那樣，有時像蝴蝶那樣地，從一朵花陶醉到另一朵花兒。任何小草小木，以至鮮花，苔苔，青石竹，白頭草，釣鐘草，所有一切個個都和我發過誓言，它們賭誓道：決不加害於你。至於那黑

妖魔，對你這白人，好人，最懷敵意的傢伙——他要是真的出來，向你放射死箭也是不成功的啊！

海因里希 死箭嗎？哪一種死箭呢？我認識那死鬼——明白了，那是着了牧師衣服跑來的一個鬼，他舉起手做着威嚇的樣子，又做着射箭，射穿我心臟下部的姿勢——可是誰呀，誰叫他終於把箭射出弦上的呢？

羅登德蘭 誰也沒有人，最好的人兒！誰也沒有呀！你是修練了不死的法術的呀！——噯，不死的人，已經不要緊了。請你試着閃一閃眼，點一點頭吧！——會兒，柔和的音韻就要煙霧似地湧現，像堅固的壁壘那樣把你拱衛起來，從此無論人的呼聲，鐘的音響，洛基火神的陰謀，無論哪樣都不能穿過你那壁壘。請你試一試用手向我做個微細的暗號，這巨大的石屋就要豎起高高的穹窿。大羣兒小土人侍護着我們倆，替我鋪桌布，裝飾牆壁和地板……要是暴變的妖精定要陷害我們時，我們就逃到地底下去吧，在那兒，我們無論怎樣也不怕巨人底冰寒的息氣，而且還有千光萬燭柔和地照耀着大廳子

……

海因里希 够了——親愛的——現在你別再說吧！

那許多佳節對我能有什麼用處，因為以鐘聲和歡呼向大家報告節中之節，就要等待我的工作的完成，然而等待那時刻卻像看守廢墟一樣地無聊呀！我想跑去看看我的工程，但是那牢固的鐵索已經把我縛住了！拿火把來！走到前面給我照路吧，快呀！快呀！——他們哪，那些不知名的仇敵們正忙着在活躍，似乎有什麼東西在嚙壞工程的基礎，因此做師父的必須避免荒淫，趕快工作。一等鐘兒完成，他的勞苦有了結果，那就如祕密的奇蹟隱藏在青銅的寶石、黃金和象牙中，直到最後的聲音發洩出來了！——於是我們便永遠站在勝利者的誇耀地位了！對於缺陷的咒詛，到了這兒也就無能為力，它就得變為嘲笑啦。把咒詛變為嘲笑呀！（羅登德蘭行將出去，又停在門口。）喂，你站着幹嗎來吧，別那麼站着哪！我知道了，是我傷害了你吧。

羅登德蘭 不是！不是！

海因里希 那末怎樣了啦！

羅登德蘭 沒有怎樣！

海因里希 你這可憐的人兒！你爲什麼憂鬱的，我知道了！所謂孩子的心，就是用手捉了花蝴蝶，一面喜歡這心愛的東西，一面卻又把他打死哪。但是我比那種蝴蝶，總該是寶貴得許多的生物吧。

羅登德蘭 那末我呢？我豈不是比那樣的孩子好一點兒嗎？

海因里希 誠然，你的確是個好人！但是我呢？我要是有什麼忘記的事，那一定是忘掉了我生命的意義與光輝來吧，你的眼波像陽光中的露珠那樣，它洩露了我加於你的苦痛。其實使你傷心的是我的嘴，而不是我這個人。我的心底裏除了愛以外，就不知道別的來呀！——別那麼抽抽咽咽，讓我們去玩新的遊戲，你把我打扮一下，拿黃金充滿我的空手，使我獲得嘗試那無敵事業的力量，敢與諸位神祇打賭，擲骰子。便是現在，我也還覺得受了無可言語的恩惠，也還覺得你那神祕的美麗的眼睛爲我而睜開。當我驚異那不可捉摸的美麗卻想去捉摸的時候，我彷彿總感覺有一件東西，它好像近乎苦惱，但

和幸福也有深切的因緣。——啊，快走！在最前面照着我。

森林之魔（從外面叫喊。）啊！哈哈！上來！上來！你們幹嗎嘍哩咕嚕的！巴勒教堂（註巴勒教（Bale）爲埃及土民所信仰的一種宗教，耶穌教徒視爲異教。）快要化爲灰燼了！快上來，牧師先生，剃頭師傅，快上來！這裏有稻草，也有瀝青和柴木！海因里希，師父正在吻他妖婆，躺在不堅固的牀上毫無掛慮！

海因里希 這阿木林似乎吞了毒櫻桃哩！在夜的黑暗和濃霧中，嚷些什麼呀，當心些吧！

森林之魔 替你自己當心吧！

海因里希 大概是吧，揪住你的鬍鬚，山羊腳的蠻漢！對於你那樣的傢伙，我頗有辦法！要是你識得師父是個怎樣的人，要是你能安分守計，痛改前非，那怕牡山羊，大肚皮，也可以當個職員啦！——你還叫嚷嗎？這裏有鐵砧——那邊是鐵錘，儘可以把你打得碎骨粉身！

森林之魔（他以屁股朝海因里希）那才厲害，天上老山羊，不怕的，請你好生來打一頓吧！直到如

今，各種各樣犯上作亂者的銳利的破邪的劍，一碰到我身上就一律變成了粉末塵芥！這鐵砧上的鐵也會變成泥漿，像牛肉斬碎了似的向你亂跳亂迸！海因里希 瞧着吧，小鬼頭，可咒詛的土精！就算你有西林那麼老的年齡，你的力量有你的嘴巴那麼大罷——你還是要被我鎖住，爲我擔水，爲我打掃房子，爲我搬運大石，假使你想偷懶，那就得狠狠地抽罰你啦！

羅登德蘭 海因里希！他在忠告你哩！

森林之魔 有趣有趣！走呀！走呀！這是椿發狂似的給你的安慰——去觀光一下吧——他們要是用火來燻炙你，像烤小牛那樣，那末我也得搬上幾桶硫磺，油和瀝青來，爲你備就星星之火，用那時的濃煙，也使最光耀的白晝化爲晦暗（退去）

（山谷那邊有羣衆的叫喚與咆哮聲。）

羅登德蘭 聽到嗎？海因里希！人的聲音呀！可怕的聲音——以你爲目標的啊！（一石飛來，正打中羅登德蘭）祖母救命呀！

海因里希 咦，真是那麼一回事嗎？我曾做過被獵狗

追逐的夢。獵狗的吠聲我聽到了——可是它追不上我牠們那些傢伙的吠聲確實聽到了！就是機警的天使用他那堅忍不拔的優秀的志願，用他那繽紛飛舞的百合花來招呼我，也未必能信任我那事業的重大和純粹的價值，比得上那些傢伙的可厭惡的吠聲哩！逼近過來了！你們的東西要取之於你們，你們的身體要由你們去保護，這便是合理的辦法。

羅登德蘭（獨自一人在慌忙）救命呀，森林祖母！救救他，尼格爾曼！（尼格爾曼升上來）唉，良善的尼格爾曼，請求你啦！把水從岩石裏放出來，滔滔不斷的沖下去呀！把那些獵狗攔回吧！唉！快呀！快呀！

尼格爾曼 卜勒克克庫斯！你怎麼說呀？

羅登德蘭 用水流鞭打他們！把他們摔到谷底去吧！

尼格爾曼 那我卻不能夠。

羅登德蘭 快幹呀，尼格爾曼！你沒有理由不能夠的！

尼格爾曼 哼，我要是這麼幹——那到底於我有何益。我不願保護你的那個小子。他是想站在神與人之上做君王的呵！愚民們埋頭苦幹，要把他幹掉，在

我，真是謝天謝地哩。

羅登德蘭 去吧——救一救——不然就遲了啦！

尼格爾曼 你用什麼來酬謝我呢？

羅登德蘭 用什麼來送給你嗎？

尼格爾曼 是是！

羅登德蘭 你要的東西，你說好了。

尼格爾曼 好的，就是要你卜勒克克庫斯！從你那栗色的四肢，脫去紅鞋，上衣和汗衫，脫去一切的一切，像到故鄉來似地！卜東跳進我這裏，那我就帶你到千里之外的遠處去吧。

羅登德蘭 真的嗎？你看吧！他幹得何等有意義呀！只要告訴你那一點，便是告訴了你一切啦，快把你的妄想趕出你的水鬼頭吧！你就算像森林祖母這樣，有三倍那末老，就算終年把我關閉在蛤蟆殼中吧，我呀，我也不會落入你的掌握哪！

尼格爾曼 噢，那末就讓他倒斃吧！

羅登德蘭 造謠！我明白你造謠聽一聽他的呼聲哪！你所久已聽熟的聲音！你以為我沒有看見你那顫抖的神情嗎？



(尼格爾曼退去。海因里希再登場。爲着戰鬥而現出興奮與誇耀勝利的狂笑。)

海因里希 他們像狗仔似地跑來了——像狗仔似地，我用火把將他們撵走了。我滾下大塊的花崗石結果他們，沒有壓倒的全逃了。拿一杯酒來！戰鬥是舒暢心胸，勝利鍛鍊鋼鐵，熱血在沸騰，脈膊在狂跳，戰爭決不令人疲乏。戰鬥給人以十倍力量。愛也罷，憎也罷，都須再新一下！

羅登德蘭 喏，海因里希，請喝吧！

海因里希 唔，拿到這兒來！現在我又渴望着酒和光，渴望着愛和你了！(飲)我也要把它獻給你，風那樣輕盈的妖魔之精，用這酒，我要和你重新結婚。跟你失了和的創造者，他一定要頽廢成塵埃，不能不爲地球的重量所壓抑——請別離棄我吧。你是我靈魂的羽翼，愛，請別離棄我呀！

羅登德蘭 只要是你不把我離棄……

海因里希 上帝給我們保衛——奏音樂吧！

羅登德蘭 跑來跑來！我的小百姓！從山峽山孔，簾隙跑過來呀！讓我們同祝這勝利的節日，奏響你們的

第四幕

樂器！笛子與懷琿玲，(樂器)奏起來呀。我要跳一個旋轉而躲閃的舞，螢兒放出綠光——舞旋並不停止——我添上我那縮縮的捲髮，以燦爛的輪櫛當做冠冕，我不想再拿法萊雅的頸圈來做裝飾了……

海因里希 靜一會！我是什麼呢……

羅登德蘭 怎麼的？

海因里希 你沒有聽到那個嗎？

羅登德蘭 什麼要我聽到？

海因里希 沒有什麼。

羅登德蘭 怎麼啦，你？

海因里希 我不曉得混在你的狂醉的歌聲中，有一種

種音調……一種響聲……

羅登德蘭 什麼聲音？

海因里希 嘆息的聲音……一種埋沒了許久的聲音……別擔心，好的，沒有什麼的。到我這兒來，把你

那深紅的櫻唇之杯獻過來，這是無論怎麼喝也喝不乾的杯——把這陶醉之杯獻下，我就彷彿消失了一樣(他們接吻。一個長時間的沈寂——隨後

他們倆緊挽着走出門下——眺望的對象漸次爲巨大的山景所掩住。瞧呀，空間是深廣而巨大地展開着，涼爽正向人間所住的谷中擴張着，我是人間的一分子，你懂得嗎？那下面一半可說異鄉，一半也可說是故國——這上面一半可說是故國，一半也可說是異鄉……你懂得這一點嗎？

羅登德蘭（低聲地）唔唔。

海因里希 你說這話的時候怎麼做着那個美妙的眼色。

羅登德蘭 我害怕一件東西。

海因里希 怕什麼？

羅登德蘭 怕什麼，我也不知道。

海因里希 什麼也沒有哩。來吧，休息一會。——（當他領她進岩門時，他又突然站住，返身後轉）掛在空中的月兒，臉顏好似白鉛粉，只要你不用冰凍的凝靜的光輝，注射於萬物之上——於我爬上來的平原，那末光明一定不會普照大地！因爲灰色的霧幕遮蔽了一切，我就看不見了……哎唷！——什麼也沒有——你呀，你什麼也沒聽見嗎？

羅登德蘭 不！沒有什麼？可是你說的話我不懂！

海因里希 現在也還一點兒沒聽見嗎？

羅登德蘭 你說我將聽到什麼？我聽到秋風吹過荒蕪的野草間，我聽到山鷹呼喚漁舟，我還聽到你用奇妙的神態說奇妙的話，談着遠方的異樣的聲音。

海因里希 那下面那對面，月兒的血色似的光……你看見嗎？月光反映在水面上——

羅登德蘭 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有！

海因里希 用你的鷹眼——還不能看見什麼嗎？難道是那樣地瞎了眼嗎？那邊慢吞吞地跑上來的是什麼呀？那樣費勁，那樣踟躕地？

羅登德蘭 胡說，祇不過是胡說呀！

海因里希 決不是胡說！靜些，靜些吧！那並不是胡說——是這樣確鑿的事，我可以求上帝的寬宥，那樣確鑿。而今，他們已經攀到那石上，那靠近山徑上面的大石塊了——

羅登德蘭 不好再看哪！我要把門閉上，用盡力量來救你吧！

海因里希 不，聽我說！我必須看看他們，我想要看看

他們！

羅登德蘭 瞧呀，飄渺的白雲打着漩渦，它要捲入那巍峨的岩釜中去——像你這般柔弱的身體，別跑進那圈子裏去啦！

海因里希 我並不柔弱。沒有什麼的。他們已經跑過去了。

羅登德蘭 那好極了！你又可以做我們的君主，我們的師父了。無情的幽靈不能吹散你的力量，握住鐵鎚，重新努力去搥打呀！……

海因里希 你終竟沒有見到嗎？他們漸爬漸高了。

羅登德蘭 那裏？

海因里希 那邊，爬上了狹隘的岩路上——祇穿了一件襯衣……

羅登德蘭 是誰呀？

海因里希 赤腳的孩兒們，提着一把小壺，重沉沉的——非得互相替換着用他們的膝踝，小小的赤裸的膝踝承托着不可……

羅登德蘭 啊，你親愛的母親，幫助一下這可憐的孩兒吧！

海因里希 在孩子們頭上，聖光向四周輝耀着……

羅登德蘭 是鬼火在愚弄你呀！

海因里希 不對！合攏你的手掌，唉，你瞧……你瞧……他們在那兒……

（他跪下。同時二個小兒像幻影似地盡力提着水壺走過來。他們祇穿着一件汗衫。）

第一小孩 （用嘶啞的聲音）爸爸！

海因里希 啊，孩子。

第二小孩 媽媽叫我問候你。

海因里希 謝謝，親愛的孩子。媽媽好嗎？

第一小孩 （緩慢地，悲痛地，一句一句的用力說出）媽媽還算是好的。

（從谷底傳來那幾乎聽不見的鐘聲。）

海因里希 你們帶着什麼來的？

第二小孩 一個壺子哪？

海因里希 拿來給我的嗎？

第二小孩 是的呀，爸爸！

海因里希 壺子裏裝了些什麼，孩子們？

第二小孩 鹹的東西。

第一孩子 苦的東西。

第二孩子 是媽媽的淚哪。

海因里希 天呀！

羅登德蘭 你在那裏看些什麼？

海因里希 他們孩子——他們孩子——

羅登德蘭 誰呀？

海因里希 你沒有眼睛嗎？是他們孩子啦！嚶，你們

媽媽如今在那裏？

第一小孩 媽媽麼？

海因里希 啊啊——在哪裏呀？

第二小孩 在湖底水玫瑰花那邊。

（這時從谷底發出強大的鐘聲。）

海因里希 鐘啊……鐘響了……

羅登德蘭 到底是什麼鐘呢？

海因里希 是老的埋沉了的鐘響了……它現在響

了！是誰替我敲響的？唉，我不要聽……不要聽。救救我，救救我呀！

羅登德蘭 靜一靜，海因里希！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它響了……上帝保佑我是誰替我敲響

的呀？聽着，那轟響埋沒了的聲音，它的聲勢像雷鳴

那樣瀰漫——它越來越大，更淒涼地高漲起來了

——（向羅登德蘭）我憎恨你，我要把你唾棄！退

去吧！我要打你，妖媚的淫婦，滾吧，該咒詛的妖精！連

你連我連我的工作，一切都是該咒的——啊！我在

這兒——這兒我要走……要走呀！上帝喲，可憐我

吧！（他一跳一頓，一跳一頓緩緩地退場。）

羅登德蘭 靜一靜，寬寬氣吧，海因里希留在這兒呀！

——啊，你去了……去了。

——第四幕完——

## 第五幕

（與第一幕同的那妖婆魏迪享小屋子所在的  
山中草地上。

午夜已過。

井泉四周坐着三個妖精。）

第一妖精 火燒起來了！

第二妖精 赤色的犧牲之風，由山峯上陣陣吹向山谷。

第三妖精 黑煙掠過由樅的樹梢吹向谷底，像雲霧似地飄捲而去。

第一妖精 於是谷底佈滿了白煙。在溫存的大霧瀰漫的湖裏，牛兒幾乎遭到沒頂地站着，牠一面哀號，一面戀慕牠的牛欄而咆哮。

第二妖精 在榆樹的深林中有夜鶯歌唱——夜很深了——爲着牠載歌載泣，我也因之而痛心，於是伏在那搖動的溼葉叢中，委身其上而嗚咽起來。

第三妖精 奇怪啦！我躺在蜘蛛網上睡着了——啊，

在草花房之間張開着那用深紅的絲織成的非常漂緻精美的網。躺在那上面就全似躺在女王的臥室裏那樣。那兒歇了一下，我愉快地伸展着我的翅膀，草原上的露水染着晚霞，透上明澈的光焰來，而我呢，閉上眼臉，就舒暢地睡了。醒了時宏大的天地間已消逝了光明，我的臥室也起了灰色。可是在東方天空裏，高高地昇起了一道微火，那是月亮，像一塊銀子，爬過岩石的山脊之上昇起來了。同時在血紅的斜光的線條裏——可也真奇怪——草原被喚起來了。我聽到嚙嚙，歎息和纖細的聲音，混雜着悲歎，啜泣和憐憫——真是毛髮爲之悚然！我招呼一個提綠燈的甲蟲，它恰巧掠着我身傍飛過。牠不睬我。於是不顧一切地儘是睡着，但胸膛卻是丁丁東東地跳過不休——直到末了，妖魔中最親愛的那個男子，他張着水蜻蜓的翅膀——啊啊，從遠處已經可以聽到這可愛的他飛着的聲音——他飛來了，飛舞到我的身傍。當我們倆分佔了一半寢室，睡在一塊兒時，我便和他接吻，他卻流下淚來，而且，他一面啜泣，一面拚命地擁抱我的胸部，使我

的胸部流滿了淚，他還帶哭帶說：拜爾達神……拜爾達神死了。

第一妖精 （站起來）火燒起來了！

第二妖精 （同樣地站起來）是拜爾達神火葬的柴火啊！

第三妖精 （慢吞吞地走到森林邊頭）拜爾達神死了——我不禁爲之僵凍。（她消隱了。）

第一妖精 咒詛達到這國家，如像拜爾達火葬的煙霧一般！

（霧急速地遮蔽了山上草地。及乎霧退，妖精們都消逝了。）

羅登德蘭無力而憂鬱地從山上下來。疲乏地坐下，隨即又站起來，走近井泉那邊。她的聲音像是死絕，又像是斷了喘息。）

羅登德蘭 往哪去……往哪去——我坐在宴席上，小土人熙攘於舉行婚禮的廳堂中，一個小小盃兒送到我這裏來。那裏面不是酒，而是燃燒着的熱血。我無論如何必須飲這杯酒。當我喝盡了這婚禮之酒，我的胸部便緊張得慌忙，一隻鐵手打了過來。

——我的心臟全部付之一焚了。給我涼涼這心臟呀！冠冕放在婚禮的桌上——在紅珊瑚之間繡了條銀魚，我把它拿來戴在頭上，如今我就做了水怪的新娘。我非把心臟涼一涼不可啦……三個蘋果落到我的膝上，白色的，金色的和紅薔薇色的——那便是婚禮的贈品，吃了白的，我就變蒼白，吃了金色的，我就變成多金，到了最後，我才吃紅薔薇色的，帶着白色，蒼白與紅薔薇色，一個姑娘坐着——可是那姑娘是已經死了的水怪，喂，跪到門口來迎接我啦。死了的新娘，我把她嫁給你吧。在銀小魚，壁虎和石塊之間，到那深邃，陰暗和寒涼的地域去……

啊啊，我這燒燬了的心臟！  
（她跳入井中。森林之魔由森林中出來，走近井傍，向裏面呼喚。）

森林之魔 喂，啾哈！啾哈！青蛙王，跳上來呀！喂，啾哈！可咒詛的水鬼爺，你沒有聽到嗎？青肚子，你睡着了嗎？喂，上來呀！在你的身傍，在你那溼漉漉的牀上，睡着一個最美麗的處女郎，她在撫摩你的鬚髯罷——可是你得出來才好！讓她一人睡着罷。你不會後悔

的，我告訴你因為我有話對你說，你這畜生！這比你在水中度十晚愛戀之夜還要值得哩。

尼格爾曼（在井中，尙見不到他的姿態）卜勒克

克庫斯！

森林之魔 上來呀！你在玩些什麼把戲哪。

尼格爾曼 我沒閑。別叫喚，讓我靜一靜罷！

森林之魔 什麼，你沒閑！你這蝌蚪怪物，你倒有充分

時間去餵你那蟆肚哩。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不聽見嗎？我所豫言的那事情，老傢伙，果真發生了啦。他

把她捨棄了！現在要是捷足先登，你就可以把那珍貴的蝴蝶兒抓入你的手中——縱使多少有些兒

損傷，或者稍稍淘氣點兒，可是那對於尼格爾曼和咱森神爺有什麼不好呢？你玩够了罷，好啦，老傢伙，

在她那裏，你有着綽裕的把握罷。

尼格爾曼（帶着狡猾的眼色，浮現於水上。）那是

真的嗎，他丟棄了她啊！但你以為我想追逐她那娼婦根罷，我並沒有這樣想。

森林之魔 難道你已經不愛她了嗎？要是這樣，我倒

希望能知道她現在住的地方呀。

尼格爾曼 去打聽一下罷，森小子。去打聽呀！

森林之魔 你以為我沒有打聽過嗎？我不是趕着黑夜和濃霧去找她，挨了許多罵聲嗎？就是任何牡羚

只怕走的地方我也攀登了，碰到土撥鼠個個都問過了，可是山鷹也罷，蛇雀也罷，土撥鼠也罷，誰也沒有

有一個知道她的消息。後來在那樵夫的火堆旁歇下來，那兒我偷了燃着火的柴片，於是帶着融融的

火把四處尋探，結果找到了那沒人管的被捨棄了的鍛冶爐的遺跡——一會兒我叫它捲起炎炎濃

煙，直騰夜天成祭物，火焰霍霍，樑棟爲之爆裂——於是那師父的工作和榮華，就此遭了永劫。

尼格爾曼 知道了，知道了，這些事情我都聽到了。就爲這點兒事，你要叫我從井底上來嗎？我比你知

道得更早哩，我還知道鐘兒怎樣響的，是誰把那死了的鐘兒擊撞的？當湖底深處發生了未曾有過的

事件時，我在那裏所見到的事情是你所見不到的。當時，有一個死了的婦女，用她的僵手摸索鐘兒，結

果是摸到了她的手一觸着鐘，那鐘兒馬上就開始雷鳴起來，響聲直上天際，同時又像牡獅的咆哮穿

過山嶺向着它的師父直叫。我看見那婦女，一個溺死的人，披散的明亮的頭髮漂浮在那受難者的臉上，要是她的骨節撞着了鐘兒，那威嚇的響聲一定要發出加倍的高音罷。就是我呀——我雖然見過了那許多年的世事——但這次尙且要毛髮倒豎，嚇得咱們全都逃了啦。要是你見到過我在那裏見到的事情，那你怎麼也不會念念不忘那小妖精罷？讓那脆弱的東西飛到花兒，葉兒，以及任何她所歡喜的地方去好了。我是已經飽嘗了戀愛的滋味了！

森林之魔 我卻不然。你這蠢山羊留神點罷——各人有各人自己歡喜的事情——我要是能捉住那芬芳甜美的身體，那末這池沼中死去的婦女於我有何相干呢？

尼格爾曼 庫拉庫斯，卜勒克克庫斯是這樣呀！——哈哈可是你卻不能忘掉這一點，就是如果別的蚤兒沒有咬你的話，那末你就幹掉那個傢伙罷。試試看，儘你歡喜罷。但是我以為，你縱使費了十年精力，那妖精也不會落入你的手掌。因為她已經全心期待着我，她不會愛你那個山羊臉的失陪了，我

得下去。懂得嗎？你還是好生努力你的前程罷，我呢，我已經不是個自由的水男，我要隨時侍候那最年輕的女郎啦。

森林之魔（從後面追喚）一點兒不錯，像天空上照耀的明星，我的腰是硬的，腰上長了角兒，魚能泳，鳥能飛，一點兒不錯，那末不久你就會養個嬰孩兒！請好好睡罷，愉快地睡罷。啞哈啞跳呀跳呀跳過草叢荆棘，蝨兒死了哪（森林之魔歡樂地跳躍而去）

（老嫗魏迪亨由小屋子出現，推開窗板。）

老嫗 這是起身的時刻了。朝氣已經揚溢着。昨晚真個鬧了整整一夜哩。（鷄鳴）够了够了，喔，各各……我用不到你這麼賣力呀，你吵鬧睡眠——像雄雞那麼啼叫，你可知道已經過了時間啦，你這母雞產了金卵呀，在空中便可以見到牠的光輝。天又亮了——你歌唱罷，小小的雞雛，你歌唱呀，當真的，新的日子已經到來了。可是現在沒有一點兒鬼火，給我照一照四周的鬼火——咳，我忘了拿紅寶石來了。（探索懷中，摸出一塊有紅光的寶石）

啊啊，原是在這裏。



海因里希 羅登德蘭啦！

老嫗 是的，來了再叫一聲看，她馬上就會來啦。

海因里希 羅登德蘭呀，我在這兒你不聽見嗎？

老嫗 很難很難！她怕難得聽見哩！

海因里希 （追逐似地出現於小屋子上面的岩石上。臉色蒼白而且絕望。右手捏着一塊岩石，要投向

背後山谷的姿勢。）誰要是跑來就給你瞧瞧！牧師也罷，理髮匠也罷，教師也罷，僕役也罷，點心師傅也罷，誰都沒用，誰敢大膽地跨上一步的，一下子，就得銀砂袋一樣地滾到谷底去，把我妻子推下水去的！是你們！並不是我！賤種，空心胡桃，乞丐，無賴們呀！爲了那失去的三文錢，就哭泣了三十晚，什麼！我們在天之父呀，『這種怪癖——出發於下劣的根性——你們呀！你們還不去想想這可恥貪利心，你們用金錢出賣了上帝的永遠之愛。你們這些扯謊者，僞善者呀！你們真是乾涸的地獄，爲了攔阻神海大潮流向樂園的巨濤，就彷彿築起了一道崖石的堤防。剷除這堤防的工人何時會來呢？我可惜不是那種工人……多糟糕，我不是那種人。』海因里希

拋棄了石塊，向上衝去。）

老嫗 從那兒前去，路就不通了，止步罷，緩步停住呀。

海因里希 老太太，那邊頂上燒着什麼呢？

老嫗 我也不知道哩。聽說那兒先前住着一個男子，

他有座建築物，一半是寺院，一半像王城。可是因爲他拋棄了那房子，如今就起火。

（海因里希絕望地想衝上前去。）

老嫗 我說過那兒是峻嶮的岩崖哪。誰想攀上去的，除非有翅膀不可——可是你的翅膀呢，你呀，你不是折斷了嗎？

海因里希 不管它折斷與否，我一定得爬上去！那兒

在燃燒的東西，就是我的，我的事業呵！你懂得嗎？建造那房子的男子便是我呵！我把所有的已完成和

未完成的一切，都投入於那裏了啦……糟糕了……已經糟糕了！

——問歇——

老嫗 休息一會罷，路也還是黑的呢。這兒有櫟子，坐

一下哪。

海因里希 休息嗎？我縱使你搬出鴨絨被絲絹牀來

也是不能受用的，一堆兒灰燼對於我竟有這麼厲害的吸引力呵。無論是——早已埋在黃土中的——我母親的接吻，吻在我的冷的發熱病的額上罷，也不能以無力的祝福給我一點兒安慰，倒是相反地會像黃蜂的針刺那樣疼痛呢。

老嫗 真的也許是這樣亦未可知你等一等罷，我到地窖中去給你拿一口酒來喝罷。

海因里希 我不能等了，你給我水喝罷（他急趨井泉邊，坐在井緣上。）

老嫗 好的，你汲水飲罷！

（海因里希坐在井緣上，汲水而飲。一陣輕微的甜密的聲音自井中傳來，好似在歎息地歌唱。）

聲音

海因里希，親愛的戀人，

你坐在我的井上，

請你起身走罷，

我是多麼難受啊——

再會，再會

——間歇——

海因里希 老太太，那是什麼？請告訴我，唉是誰用那麼哀怨的聲音在喚我的名字呀？那呼聲好像從井底裏喚着『海因里希』，像是吐氣地，末了又輕輕地說了聲『再會，再會！』老太太，你是誰，這裏是什麼地方呀？我彷彿是醒來了。那岩石，小屋，還有你以及一切都似乎跟我很熟馴的，又似乎完全生疏的。究竟我這身上感到的，除了剛才一聲微微的歎息以外，還有什麼呢？我想是沒有了，現在不是什麼聲音也沒有嗎？老太太，你到底是誰呀？

老嫗 我嗎？那麼你到底是誰呢？

海因里希 你問我這個嗎？對啦，你道我是誰呢？老太太！我向天不知已問了多少次，我說我到底是誰？可是沒有回答。不過唯有這一點是確實的：就是我想要做誰個，做英雄呢，還是做弱者，做半神呢，還是做野獸——總之，我是離開了老家，卻仰慕着故鄉的太陽的兒子。可是現在日暮途窮，帶了一身悲歎仰着母親而哭泣。雖然母親爲了愛子已經伸出她那黃金的手，但我的身上卻尚未接觸到。你在那邊幹

嗎？

老嫗 現在還不知道呢。

海因里希 (站起) 好了！好了！用你那血色的燈光，照着我上那登峯的路去罷。從前我在那兒曾經做過統治者，如今可不能再去做統治了。我願意做一個移民，度着孤獨的生活哪。

老嫗 真是這樣嗎？你去探訪那山嶺，也許還別有目的罷？

海因里希 怎麼見得？

老嫗 什麼我都知道的。噯，他們不是又到這裏來找過你的嗎？原來如此！原來如此！當你們四處追求光明的生活時，人類便是豺狼了。可是，當你們忍耐不了死的時候，就彷彿像那些戰顫於豺狼之前的羣羊。全是這樣的傢伙呵！看養他們的牧人——真不成話——又是那樣一個傻瓜。他雖然帶了一羣獵狗，但任何時候，祇能喚幾聲『逃呀，逃呀！』一碰到豺狼——怎麼辦呢？只有自己的羊趕入牠們張開着的嘴巴。你呀，你比他們也不見得偉大一些，一面雖是追求着光明的生活，然而太沒有忍耐死的勇

氣啦。

海因里希 老太太——我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呢？拋棄了光明的生活，做一個師父，卻像學徒小鬼那樣，逃避工作，又爲自己所造的鐘聲所屈服的。確是從青銅的磬底發出的強烈的聲音，它震撼重山，激起峯谷中的迴響，這可怕的聲音從四面八方轟動着，逼將我來。可是即使那樣，我卻仍然不失師父的風度！而且在我還未被它震烈之前，我也還要用同一隻手來鑄造它，然後把親自造成的鐘兒打成粉碎。

老嫗 過去的事必然是過去了，結果總究竟是結果，你再也不能重登那最高的絕頂。不錯，你的確是一顆真實的種子。雖然也算得強壯了，但還不能說是充分的堅實。你雖是個被徵召者，卻是做不到被選者。喏，到這兒來坐一下哪！

海因里希 老太太，再會罷！

老嫗 來，坐一下哪！你要去探訪的東西，如今已經成了一堆灰燼。你是個追求生命的人，可是等你爬到山上，太陽早已高升了。

海因里希 那末讓我死在這裏好了。

老嫗 祇好那樣罷。像你這樣的人飛上光明中，翅膀一日折斷，那就只有下墜，除了碎骨粉身別無出路。海因里希 我也感覺得這樣，因為我已經走到末路了。就讓它那樣罷。

老嫗 不錯，你已經走到末路啦！

海因里希 那末請你告訴我，用最簡單明白的話告訴我罷。難道在我死之前就不許我再見一見，那個我要用血踵去探訪的人嗎？——你不答覆嗎？難道我必須從深夜中，再奔走到最最深夜的黑暗中，連失去了的光明的殘輝也不必要了嗎？我再不能重見她一次……

老嫗 你到底想見誰呢？

海因里希 就是那姑娘呀，懂得嗎？不是她還有誰呢？老嫗 你還有一線希望，那末努力罷——這最後的

希望。

海因里希（性急地）我已經盡過了努力！

老嫗 也許你可以會見她罷。

海因里希 啊啊，母親！你辦得到嗎？你有那樣的威力

嗎？爲什麼稱你母親呢，我也不知道。曾經有過一度，我同如今一樣地到了末路，在每一次呼吸中我盼望是最後的一息了，我是那樣等待得不耐煩地盼望着的呀。可是那姑娘到來了。她像一陣春風那樣把痊愈的力，送到我那病着的肢體中。這樣我便治好了……而今又——忽地我又覺得輕鬆起來，彷彿現在又向高處飛翔了一樣……

老嫗 那是過去的事了。壓着你的重擔是很沉重的，它勝過你的事業和你的力量，你是不能夠把它壓伏下去的了。——決心覺悟罷！你瞧，棹上已經放着三杯酒，首先注上了白酒——其次紅酒——最後便是一杯黃色的。你喝完了第一杯之後，原有的氣力就要再度湧到你的身上來。喝完了第二杯，那拋棄你的精靈就會在你心上復蘇。可是你喝完了這兩杯，無論如何必須飲那最後的一杯。（將入屋內，卻又停住，並且鄭重地說）無論如何必須喝下的，懂得嗎？我好生告訴你啦（退場）

海因里希（恍惚中跳起來，聽到老嫗說『這是過去的事了』那一句話，就臉色蒼白，變成了呆子。此刻

才豁然醒來，像是倒在椅子上那樣地坐下來。是過去了的事。她說：『過去了。』噢，我的心是完全明了的，並不像先前的，那末你爲什麼要懷疑呢？這告人運命的巫女生命的線索切斷了，跟你說的話一同，它彷彿掉落在斷頭台上了——事情都完結了呵！所剩下的便是一條有涯的薄命——什麼也沒有用處，只有我一個人了——冷氣從深淵吹來，使層雲染上青白的光輝，用最初的微光在天上報曉的那個日子，它已經是不屬於我的日子了——我活了無數日子，可是如今，這新的日子才最初次不屬於我的了。（拿第一杯）來罷，酒杯——在恐怖的未來中，黑的一滴正在你底裏燃燒，這最後的一滴……老太太，你那裏沒有了罷，算是這樣罷（飲酒）但這次該是你了，第二杯來罷。（拿第二杯）我受用第一杯，就是爲了歡喜你，因爲你有醇味和香氣，若是沒有了你，那末，上帝招我們到世上來享受那宴會，也就太可憐了哪——崇高的賓客喲——我覺歡迎你是沒有代價的事，可是如今我要感謝你。（飲酒）這酒真個是佳釀！

（他在飲酒時，『愛奧爾』的豎琴聲飄揚於空氣中。

羅登德蘭，帶着疲乏而沉思的樣子從井裏上來，坐在井緣上梳她那長長的金髮。

月光皎潔，她帶着蒼白的臉色獨自唱歌。）

羅登德蘭（輕微的聲音）

深夜中，只有我一個人，

梳我的黃金的頭髮，

美麗的羅登德蘭呀！

呀！鳥飛，霧起，

荒野的火在燃燒了……

尼格爾曼（隱在井中，見不到他。）羅登德蘭喲，

羅登德蘭 馬上就來了！

尼格爾曼 快來呀！

羅登德蘭

我非常酸辛，

穿了不合身的衣服，

唉，我是個可憐的被咒詛的水底姑娘呵。

尼格爾曼 羅登德蘭喲！

羅登德蘭 馬上就來？

尼格爾曼 趕快來呵！

羅登德蘭

在月光裏梳我的頭髮，

一心想着從前的人兒。

釣鐘草在歌唱了，

它唱的是幸福的音，還是苦的音呢？

我胡亂地想兩者該在一起——

下去罷，下去罷！——已經過了時間——回到水中

和苔藻底下去呀！這裏留得很久了。下去罷，下去罷！

（預備跳下去）誰呀，那樣輕微叫喚着？

海因里希 是我呀！

羅登德蘭 你是誰？

海因里希 是我呀。再走過這邊來一點，便知道我是誰了。

誰了。

羅登德蘭 那不行，我也還不知道你是誰啦！請你走

罷！和我說話的人，我都要把他害死的呢。

海因里希 你呀！你別再苦我過來，請來觸着我的手

看，你立即就可以曉得的。

羅登德蘭 我始終不認識你啦。

瑞因里希 你不認得我嗎？

羅登德蘭 正是。

海因里希 也沒有會過我嗎？

羅登德蘭 我不知道你。

海因里希 唉，天啊！還是教我早點死了罷！我不曾把

你的嘴唇吻得破裂嗎？

羅登德蘭 不從來沒有。

海因里希 那末你一次也沒有把嘴送到我這邊來

過嗎？

尼格爾曼 （在井中呼喚，不見其形）羅登德蘭！

羅登德蘭 就來了！

尼格爾曼 快進來呀！

海因里希 是誰個在叫你？

羅登德蘭 是井裏的我那丈夫。

海因里希 懂了罷，你這般的使我受苦，這是人生戰

鬪中絕無儘有的可怖的苦惱呵！別再挖苦被委

棄的破滅了的男子啦，救救我呀！

羅登德蘭 可是，第一，我要怎樣才好呢？

海因里希 請你到我身傍來罷！

羅登德蘭 那可不能。

海因里希 不能來嗎？

羅登德蘭 是的。

海因里希 爲什麼？

羅登德蘭 我們在水底下團團的跳舞，有趣的舞蹈

——雖然我的腳有些重，可是只要跳一跳，即刻就不發熱了。少陪了，少陪了。

海因里希 你在哪兒？不要去哪！

羅登德蘭 （避到井後面）到永遠的遠方去。

海因里希 那邊……那邊的酒杯，瑪格達把酒杯

——你……你的臉多麼蒼白呀，喂，你把杯子拿來。遞給我那杯子的人，我要爲他祝福！

羅登德蘭 （緊緊地靠近他身旁）我拿給你！

海因里希 你拿給我嗎？

羅登德蘭 是的，我替你做，讓將死的人們得到安息

罷！

海因里希 我感覺到，你那仙人的容貌！

羅登德蘭 （避到遠處）再會了，再會了，我不是你

的愛人。雖然也許曾經有一時是你的寶貝，那是在五月裏，五月裏，——但現在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海因里希 過去的事……

羅登德蘭 是過去的事，每夜唱歌使你安眠的是誰？

早晨以奇異的音樂喚醒你的是誰？

海因里希 不是你還有誰呢？

羅登德蘭 我是誰？

海因里希 羅登德蘭喲！

羅登德蘭 將清新的手足獻給你的是誰？被你推下，

掉在井底的是誰？

海因里希 除了你還有誰呢？

羅登德蘭 我是誰？

海因里希 你是羅登德蘭！

羅登德蘭 再會罷，再會罷！

海因里希 請你悄悄地带我下去罷。而今夜已經到

來了，它是要一切東西都帶走的。

羅登德蘭 （跑近他的身傍，緊抱着他的膝，發出歡

呼的聲音。）嚶，太陽出來了！

海因里希 太陽呀太陽！

沉 鐘

羅登德蘭 (一半潸泣, 一半歡呼) 海因里希啾!

海因里希 多謝你!

羅登德蘭 (她緊抱着海因里希, 以唇吻他——并

使將死的人輕軟地臥倒。) 海因里希啾!

海因里希 高高天上, 太陽的鐘在響了。太陽……太

陽來了! 黑夜多長久呵。

(舞台現出晨曦)

七二

——全劇完——